

夜 未 央



(照小者著)

1 9 2 8

革新叢書之五

夜未央

夜 未 央

著 者：廖 抗 夫

譯 述 者：李 石 曾

出 版 者：廣 州 昌 興 街
革 新 書 局

代 售 者：上 海 江 灣
出 版 合 作 社

實 售 價：大 洋 四 角

出 版 期：一 九 〇 八 年 十 月 初 版
一 九 二 八 年 五 月 四 版

序言

吾甚喜吾之夜未央新劇，已譯爲支那文。俾支那同胞，亦足以窺見吾之微旨。夫現今時世之黑暗，沈沈更漏，夜正未央，豈獨俄羅斯爲然？我輩所肩之義務，下皆在末易對付之時代。然總而言之：地球上必無無代價之自由。欲得之者，惟納重價而已。自由之代價，言之可慘，不過爲無量之腥血也。此之腥血，又爲最賢者之腥血。我支那同胞，亦曾流連慷慨，雪涕念之否乎？吾屬此輩，雖僅爲極短時代一歷史，然俄羅斯同胞數十年之勇鬥，精神皆在文字外矣。支那同志，其哀之乎！抑更有狐兔之悲耶？

1

一千九百零八年夏波蘭文學博士廖抗夫序

第一場

佈景

(戲臺上裝着兩間房子，左邊是低矮的黑房，右邊是一間尋常的客堂。房子上堆起一層薄薄的雪，發着青閃閃的光亮。

客堂右邊，有兩扇大窗，窗門上蓋着兩片厚厚的布簾。在簾子縫內，隱隱看出有花一盆，放在窗板上。客堂後面有兩門，右邊的是通入內室，左邊的便是走向街上的大門。一盞孤燈，高掛在客堂中間。燈下放一張小長方桌子。桌子的四面，有七

角八對的椅子幾張。右邊牆根，放着一張小小的楊妃榻。窗子下面，近着牆角，放起一個箱子。通內室的門旁，還裝點着，掛上俄皇的照相兩幅。客堂左邊壁上，掛起一張厚氈，遮掩起通入黑房的小門。

黑房裏面閃閃爍爍，彷彿有豆大的一點燈光，隱在許多亂箱子中間。俄國冬天是夜長晝短，故這時候，雖在午後，天光已經曠黑。臺下的看客，但聞機器吉軋的聲音，從這黑房裏出來。

馬霞，蘇斐亞，兩個女子靠着客堂的桌子，相對坐着。

馬霞十八歲，扮着女僕的裝束，一頭棕黃色的頭髮，面色

狠爲和善。

蘇斐亞二十九歲。正在那裏趕忙的摺報。摺好了一張，便放進地上的皮包中間。

馬霞闔起報紙不摺，枕着手，在那裏看書，不肯放手。

蘇斐亞一面摺報，一面低聲的催着馬霞：

蘇馬霞！你還看書麼？這不是看書的時候。我們快些摺報罷。安娥一回兒就許來，那時這報須要摺齊纔好。那時你再看書，還嫌遲麼？

(馬霞只管看書，口中答應着)

馬霞！一回兒就完了。

(不多一刻，他把書本放下，趕緊把報紙摺起)

馬 | 你說的不錯。

(蘇婁亞忽然將報紙停閣在一邊，聽了一回，起身到黑房門口，提高着啞喉嚨，對着裏面說道：)

蘇 | 小心些！這機器的聲音太大。

(機器的聲音，便慢慢低緩下來。一回兒忽然停止。昂東從黑房內走出，年約三四十歲，而有縐紋，形容枯槁，常常乾咳；身上穿一件內衫。從黑房走出的時候，把手掌遮了光亮。一隻手中拿了一大疊新印好的報紙，放在桌上。便將兩手插在褲袋中間，不住的在客堂裏跑來跑去，帶着幾分煩惱的形狀。)

昂 | 怪事！這個倒運的機器，時常要加油，被他煩惱死了。幸虧再印一回，便能

完成，那時我便快活了。

蘇 又來了。今天你又是這樣的煩惱。

昂 爲什麼這個怪東西，今天這樣的作響！

蘇 好在下面沒有人，誰能聽見呢？

昂 我告訴你們，我覺得今天，必要出些亂子。

馬 你今天自己有點不舒服就是了。不要又來駭我們了。

（昂東也不理會別人的話，自己自言自語道）

昂 樺西里還沒有給黨大樂尋得假護照來。可恨那看門的狗才，一下子便會放那巡捕進來。

（指著內室的門又說道）

昂 他還睡著麼？

馬 那自然，不然，這時候我們早已見他了。

(馬霞向內室看過。)

馬 他還睡著呢。

蘇 他睡了二十四點鐘，還不會醒過麼？

昂 你們想罷。他在牢監裏，輕易不得睡覺。唉！那七個月的牢監，不是好頑的。

馬 他說十夜不會合眼了。非夜間，不能鏟那牢監裏的窗棧。

昂 唉！森彼得堡的朋友，他們却受苦了。

馬 白天他是不能睡覺。他乃一直跑到這裏。

(昂東繙眉的說道：)

昂 但是，他也有些瘋了。如何沒有護照，就跑到此地來呢？

蘇 他們曉得樺西里已經不在此地了。我們須要有幫忙的人。可巧黨大樂要尋一個地方躲避。自然是沒有比此地再好的了。

昂 若是昨天那守門的沒有看見，自然那護照暫且可以不要。

馬 設或黨大樂還要捉到官裏去，那就倒楣極了。

蘇 已經有一個禮拜。是不是？

昂 他給我們招過二十幾張護照，現在全丟了。不然，這時候便狠有用，還有什麼可說呢？

（說罷，仍向黑房印報去了。便聞機器的聲音，較以前輕了許多，又慢慢響著。

大家等著樺西里，愈等愈不耐煩。

馬 昂東何以今天這樣的著急？

蘇 這怪不得他。一天彷彿在火山上似的，怎樣能受。

馬 大約這是個傳染的病。現在我也覺得煩躁起來。

蘇 我想昂東他在那黑暗的土房裏，再不能支持了。須到外邊來歇上一歇，纔好。

馬 你想他肯麼？

蘇 我們比他們男子的耐性，是好些。

（叫門鈴忽然大響起來。蘇斐亞疾忙收拾桌上報紙，一齊放入皮包內，又將皮包疾忙的蓋在牆角近處的箱子裏。馬霞一面拍著黑房

的門，一面披了圍巾，出去開門。黑房裏機器的聲音立刻便停止，昂東跑了出來，急急的從壁上取下一件外衣，披在身上，假裝著坐在罐邊取火。

馬霞開門後，悠閑的回來。手裏拿著一封信，同了一件不知什麼東西。一面解他的圍巾，一面說道：

馬 我道是誰。原來就是郵局的送信人。這是信，這便是官報。

（說罷，即將官報擲在一邊。昂東氣忿忿的說道：

昂 沒有法子叫人家心上安靜。

（解了他的外衣，掛在壁上。正要向黑房裏去做工。馬霞拆開了手中的信，得著一張照相。便送給蘇斐亞觀看。蘇斐亞帶着帶笑，對著照

相點頭的抖著)

蘇賽爾嘉

馬 你的小孩子麼？我不明白。何以你們相隔這樣的長久，連這孩子的照相還沒有。

昂 他媽媽的成見很重。他常說，小孩子們不應當照相。

蘇 信封裏沒有信麼？

馬 沒有。或者明天另外有信來，亦未可定。

蘇 幾時我們便能看見這個小寶貝，昂東？你這兩天，我看你累極了。你要歇歇纔好。能換些空氣，便爽健得多。你拏去看這小孩子可愛不可愛？

昂 你們女人家，便有這種閒情別緻的空想……遲一遲，到牢監裏去歇著，

還遲麼？

馬 終喜歡說些這麼的話！

(蘇斐亞連連的向照相上親了幾個嘴，遞給昂東去看。昂東看了一看，便放在衣袋裏面去了。)

蘇 你看他將來必定是一個狠好的革命黨！等到他十歲的時候，我們叫他到這裏來；好不好？他自然可以幫我們的忙。並且……

昂 等到他十歲的時候，還有七個年。你曉得這七個年有多少長短麼？
(蘇斐亞搖頭道：)

蘇 七年！

昂 七年！那時我們早已變了西伯利亞的人了！

馬 不要亂說了

(又指著黑房道)

馬 七年之後，或者用不著這麼一個黑穴穴的地牢。我想再有七年，必定能把我們的思想，做起報紙，在鬧市裏面，租著房子，白晝的印起來，發行到全世界去。

昂 馬霞你真是一個會打如意算盤的女兒。哼！再有七年，再有七年。

(昂東便走入黑房去印報。蘇斐亞同馬霞，也重新取了報紙摺疊。)

蘇 安娥何以還不來？

(馬霞不回答。停了一刻，蘇斐亞又自言自語道)

蘇 樺西里也不送護照來。此時真的，連我也有些著慌。想來他說起的那張

護照，不在手頭。

馬

他終可以尋得一張……我想樺西里終可以尋得一張……但是，從現在想來，我却有些不大明白。

(馬霞好像狼躊躇的樣子)

馬

樺西里……

蘇

我也是這麼想。

馬

我們鐵鑄著的樺西里，忽然鬆泛起來麼？從前他是怎樣的熱心。難道忽然冷淡起來，便這麼快法？

蘇

你剛纔覺得我見他這樣冷清清的，已經一個月了。他告訴我；他說今天他來此地，就是末了的一次。以後他要做旁的事情去了。他說在此地活

得狠不耐煩……。

馬| 爲什麼?

蘇| 我却疑心他有一件事。但是，這是我猜著，並不能作準。

馬| 什麼事? 什麼事告訴我。

蘇| 我想或者是從愛情上生出來一點毛病……

馬| 那就可怪極了!

(昂東從黑房出來，手中拿了新印好的報紙，放在桌上。)

昂| 終算完了!

馬| 已經完了?

昂| 我們立刻要把那板子拆了纔好。馬霞! 你來幫我去拆板。好在沒有摺好

的報紙，已經不多。讓蘇斐亞獨自一個摺著便好了。

（忽然做著驚怪的形狀，指著窗子說道）

昂 | 唉！你們女人家，真不小心。你們曉得街上決沒有人隔著窗簾偷看麼？

馬 | 窗子外面是清清楚楚不會有人。那牢遠的人，如何能隔著窗子，看得清

我們這裏做什麼事。不要格外的小心了。

昂 | 不要忙！我們也向來不會有格外小心的時候。

（催著馬霞說道）

昂 | 如此，我們且管去拆板。

（馬霞對著蘇斐亞說道）

馬 | 我們去拆板。你留點兒神。

昂
 樺西里竟還沒有來。再慢慢的來，真要我們的性命。
 （馬霞說罷，先進黑房去了。昂東臨走進黑房門，又連連嘆氣。）

（蘇斐亞摺好了報紙，一齊放進皮包內。正將皮包提到箱子上去。忽聽門鈴響了三聲。）

蘇
 到底來了！

（蘇斐亞疾忙去開門。聽他們一路的講進來。一個美髯長身的少年，年方二十二歲，便是樺西里；面上稍帶幾分憔悴的顏色。手中拿著小紙包一個，用麻線紮好，放在桌上。便將手掌搓著，說道：）

樺
 好重好重！

（蘇斐亞搶著一步，把黑房門推開。）

蘇 樺西里帶了護照來了……

(馬霞在黑房裏面，便高聲的說道：)

馬 樺西里！你好麼？

樺 你們在裏面做什麼？

馬 我們拆板子。

樺 已經完全了？

(蘇斐亞仍舊把黑房門拽上，看著桌上的小紙包。)

蘇 這是什麼東西？是不是鉛字？

樺 是，很重！我在街上又不敢露出很重的樣子來，叫人疑心。

蘇 你從此地出去，這一下子，在外面，覺得怎樣一個感情？

樺 我覺得氣悶就是了。到處還不是一個樣麼？

（一面說，一面看著窗戶，又說道）

樺 我實在不小心。方才進來之先，沒有想到在窗子上望望，有無危險的事情。

蘇 花盆的地位，是一點沒有動；但是現在的情形，我們雖然防得這麼利害，我想亦不至於壞到怎樣的田地。

樺 話是如此說，外面的風聲，卻緊得很。幾乎步步遇見著奸細。可惡得很！

……

蘇 真的麼？

樺 風聲壞得很……

蘇 你千萬別要向昂東說這些掃興的話；他今天本就厭煩得利害……你可是要到外國去麼？

樺 我不去。我留在此地。但是今天我同你們要告別了。我也不曉得我將來要到什麼的一步田地。我在這裏，已經有四個月，現在我要同你們離別，狠覺得心上有些難過。

蘇 你總是這麼的愁苦。那是你自己願意這樣麼？

（昂東從黑房中出來。樺西里指著桌上的紙包，戲說道）

樺 我給你帶來的糖。

昂 完全了麼？

樺 止缺大字母了。

昂 只太難了。只太難了。

樺 我今天拿來，就是這樣一包，那繩子已經把我的手，都勒得狠痛。

昂 馬霞新字來了。

樺 你看這護照……

(一面便將護照，送給昂東手裏。)

昂 好了！

(昂東看着，又說道：)

昂 這是克爾的護照。我心上那塊石頭，落下了一半……

(又調笑馬霞道：)

昂 他是馬霞的好朋友。

（大家一齊笑將起來。馬霞亦陪着笑道）

馬| 終算我的好運氣。

（昂東指着內室的門，說道）

昂| 這位老朋友，他終睡不醒。我想，須得叫他醒來。不然他連護照上的姓名籍貫，還沒有曉得。

馬| （說罷，便走入內室去了。馬霞拿起桌上的新鉛字，喜歡得了不得。）
新鉛字到底來了。我們排字的時候，便省卻許多為難。

（口中唱着）

馬| 新字！新字！新字！

（便攜進黑房去了。）

樺西里氣忿忿的，接着馬霞的餘聲，也唱道：
樺！
新字！新字！
新字！

（復搖頭微笑，依舊不住的走着）

樺！有什麼用處。到底還讓那『硝強水銀』。唉！蘇斐亞……『硝強水銀』

（長嘆一聲，默然良久，便又問道）

樺！安娥來過了沒有？

（蘇斐亞微笑答道）

蘇！還沒有來。我想他也該快來了。

樺！你爲何笑著？

（蘇斐亞還只是笑）

蘇 沒有什麼。你要候安娥來，是不是？

樺西里走來走去，顯出不耐煩的狀貌。）

蘇 爲了什麼原故，你今天有這不爽快的神氣。

樺 你曉得什麼便叫做愛情的病？你招得出一個醫治的方法麼？

蘇 你不是對我說過？從前你在巴黎，也曾有過這麼的一種情形，弄得坐臥不安。忽然因了一件意外的事，你便趕快跑開。那愛情的病，也就從此好了。

樺 但是，現在與從前不同了。

蘇 我知道你是一個……

樺 不要笑我。這件事，我實在不好意思，說不出口。在普通的看來，這些事，終

究竟是笑話。況且，近來大家的心裏，打算着的，都爲些公益。獨我一個，懷着這種的罪惡念頭。這種念頭，把我心裏一切的大義，全去個乾淨。留着，止有這個念頭。

蘇 | 從前有人說過：『一個好革命黨，他一種堅忍的心，應當同一枝枯死的松樹一般。』

樺 | 這自然是名言。但可惜，我却不是無那知覺的枯樹。我亦沒有法子奈何我。從前我幾乎到了那枯樹的田地。在學堂的時候，我們的同學朋友，用粉紅紙寫起情書，彼此換送照片……我何嘗不笑他們的獸氣。自以爲我是與衆不同的。那裏曉得，我忽然也……

蘇 | 如此說來，你果真是很多愛情的了……

樺 我狠想連那情根都拔了去。無奈現在種的太深……我的性命都由他去了。

蘇 爲什麼又要把情根拔去呢？

樺 蘇斐亞！你曉得這是何等的難堪。若一個抱定宗旨的人，落在這一個無窮的愁苦圈中，便時時刻刻，想起那獨一無二的知己，永無一個停歇的時光。

（蘇斐亞便作一種極溫和的回答）

蘇 你是這樣的孩子氣？

（樺西里滿而失望的情態，聲氣不能發揚的答道）

樺 蘇斐亞！但是你不曾曉得這個眷戀，是何等的利害，何等的難堪。甚至於

要死……並不是離開他的時候，是這樣。便是立在他面前，也覺得有一種的吸力，牽引起我的熱潮；但覺得還有一種阻力，叫我說不上來。

蘇 | 這又是何等的幻想？

樺 | 或者是一種精神病，也未可知。然而……？

蘇 | 你真同小孩子的說話一般。一個女人，總不過是一個女人就是了。即是……，即是安娥，也是……。

（樺西里兩手齊按額上。現出一種似驚似疑似愁似恨的精神。默默的自相問答。）

樺 | 『你敢把個人的私情，同了那感念，蓋過了堂堂的大義麼？』他這種似恨非恨的意思，使我難堪。『你現在也明白了我這隱情麼？』

(停着一刻，又默默的自相問答起來)

樺『他或者有理罷？如果我們要把別的心放開，恐就耽誤了公益。然而

總是那公益……』公益……公益……！

蘇難道你憎厭那公益不成？

(樺西里格外失望的樣子)

憎厭……憎厭……是那裏的話？難道我那腦子，他要憎厭！

(稍停)

樺我們的人，那一個不願爲着公益，舍了他的性命。你是曉得的：我這條性命，我不肯叫他零碎的消滅去。我不叫那魔力，把我銷耗得乾淨。所以我……！

蘇 所以你……！

樺 哢哢哢……，哢強水銀！

（正欲再說，忽然門鈴大響。昂東急把外衣穿上。蘇斐亞敲着黑房的門。馬霞搶步的出來，束了頭上的圍巾，往外便走。不多一刻，馬霞回了兩個人進來；一個是看門的桑永，一個是警察員。馬霞裝着女僕的聲口道）

馬 太太警察先生來了。

（桑永立在警察員的後面，警察員神色嚴厲，開口道）

警 衆位請了。我想那不准收留沒有護照人的規矩，你們應當曉得？

（昂東做出那假敬重的情狀，便道）

昂

足下敢是查護照來麼？這裏有一個親戚，他從開巫城來，現在他在那裏睡著；他的護照，剛剛寄到。我就去招呼。

（說罷，走進內室去了。警察員便把室中一切，烏溜烏溜的拿眼睛看過不停。一回兒昂東又走將出來，對著警察員道：

昂

請進來。

（警察員便與昂東一同走進內室。樺西里斜看了蘇斐亞一眼，故意慢慢的說道：）

樺

安娥還沒有來麼？

蘇

還沒有。

（便會過意來，馬上立起，走向窗邊，把那一盆花，移到桌上；裝著埋怨

馬霞的樣子)

蘇 馬霞你又忘記澆花了。你終沒有忘記的事。

馬 啞！太太恕我。我現在便來澆著。

(蘇斐亞也向內室去了。馬霞便取出水壺，把花澆過。靠了黑房門立著，對看門的說道)

馬 又是你去給警察報信的麼？

桑 那自然那是我應做的事情。你不要因此生氣。我並不是壞人，你是曉得的。

馬 呵呵！我曉得。

桑 馬霞，馬霞，我的好馬霞，不要譏誚我了。

(望著壁上兩張的俄皇照相說道)

桑 那一張是尼古拉爺？

馬 都不是的，是兩個亞歷山大。

桑 這是什麼的？

(馬霞一一的指著道)

馬 這是亞歷山大第二，這是亞歷山大第三。

桑 亞歷山大第一呢？怎樣有了第二第三，沒有第一。如果沒有他，那第二第三兩位，從何處來呢？

(馬霞忍著笑答道)

馬 你這話是很不錯的。

(桑永得意著)

桑| 那自然，譬如穿衣服似的，有小衫外衣，沒有褲子，這成什麼一個樣子呢。

馬| 實在是。我們要買到亞歷山大第一的像，才好。等我同太太來說著。

桑| 我的主意，向來是不錯的……我出去了。我在外面候著警察先生罷。

(馬霞故意同他調笑說道)

馬| 如果我不放你去呢？

桑| 哈哈……

(又向樺西里道)

桑| 你是新來的麼……你住得遠麼？

樺| 很遠。

桑 請了，再見罷。

(馬霞便送桑永出門去。不多一刻，內室的講話聲音，慢慢傳出來，昂

東便隨了警察員一同走出。馬上將三盧布的一張銀票，送將過去。

警察員收了銀票，立刻把面孔放了下來。對著昂東道：

警 我們常著差使，不過奉了敝局長的命令，也叫做沒法罷了。恕我擾了你們。

(大踏步的出門去了。昂東送了客，搖頭道：)

昂 我的天呀！幸而護照有了，便三個盧布，就算了事；否則便添上多少倍，還

不知怎樣刁難……哼！不過奉了敝局長的命令……

(樺西里還把花盆放到原處。)

樺 現在警察員已經來過，沒有看出什麼。我們印字局暫且可以無事。
昂 或者……但是今天我煩躁得很。我坐臥不安……

（蘇斐亞從內室把黨大樂扶了出來。黨大樂工人裝束，身背彎曲，顏色疲乏，步履艱難，聲音低小，慢慢的扶著桌子，倒在椅上坐了；昂起頭，聽衆人說話。蘇斐亞向樺西里說道：）

蘇 全靠著你，我們的朋友黨大樂，充做了克爾

（又指了樺西里向黨大樂道：）

蘇 這是要替代他的朋友。

（馬霞帶些嘲笑的样子，指了樺西里說道：）

馬 他在這裏過了四個月，他做工很好。不曉得爲了什麼，那新印的報墨，還

不會乾；他便要預備走路，離開着我們……。

樺 | 黨大樂幫著你們，定然比我還好。

（黨大樂勉強的笑了一笑）

黨 | 那要做起來才好算。

（伸手與樺西里握著）

黨 | 蘇斐亞告訴我那護照的事情，多謝多謝。

樺 | 到此地來沒有護照，那便危險極了。

黨 | 是的。但是那事情是忽然生出，我們的朋友救我出來，我在車裏，幾乎連換衣服的工夫都沒有；那裏還想得到護照……況且我想無論如何，你們終可以代我尋得一張……然而我有一件東西，比護照還好。

（說罷，便從衣袋裏摸了一管手槍出來，伸手送到樺西里那邊）
你看！這個東西對待那警察，比一切護照都好。

（又切齒道）

黨！我再不要回到那裏去了。再不要回去了……。

（衆人看了黨大樂，又是愛他，又是憐他。黨大樂顫着聲，接連的說下。
他的聲色，便同夢裏初醒過來的一般。）

黨！那牢監裏的情形，是你們萬萬想不到的。在監房隔壁的一位朋友，眼見他的瘋狂，一天一天的加重起來，我自己也想着，不久必要同他一樣。有時在睡眼朦朧的時候，忽然覺得把我提到堂上。審判官問道：『你的朋友某人，已經從實招供。他不過受了些小罰。你不肯爽快說出，這是你自

黨

『社會革命』

己情願受苦。』那時我覺得事情已經漏洩，那是無法可施。只得閉着口，忍著氣，由他去了。不料過了兩天，遠遠的看見那位被我夢魂猜疑的朋友，還在那裏。那時我的心，同刀割一般。自己懊悔，不應當將壞念頭疑惑了他。但見他在對面監房裏，遠遠的望著我。那兩道又愁苦又煩惱的眼光，一直向我房前的鐵柵穿來。我的眼光，也不知不覺，穿將出去。同他的眼光，成了一個交綫。我覺得渾身的血，頓時停止。我們那四只眼睛，似乎要將世界上的罪惡，盡行提起。對面的朋友，一天忽然喊起，

（說到這裏，黨大樂即學著當日的聲氣，高喊道：）

（衆人都驚慌起來，不住的看著窗子。）

蘇 我想無人聽得。我們不用著慌。

馬 這朋友是誰？

(黨大樂咳嗽不止，低低的答道：)

黨 梅利茲！

(衆人齊聲起敬：)

衆 梅利茲！

(忽聞門鈴三響，蘇斐亞便立起來。)

蘇 安娥！

(蘇斐亞走往外邊，開了門，與安娥一同進來。安娥二十六歲，一頭光潤的烏棕髮，戴上圓皮冠，滿身黑色，一條狐皮的圍巾，圍在頸上，掩

下了兩尺多；面上狠柔和，又頗莊重，笑聲極清朗。同馬霞等一齊握過了手，細細看了黨大樂的面貌，殷勤的說道：

安原來便是黨大樂。昨天我來的時候，你還睡著。慢慢的人都來了。此地真是一個極好的聚會所……

（與黨大樂也握過了手，便沿著桌子坐下。安講話時候，雖然面帶笑容，然略略有些驚怯的形狀，被蘇斐亞看了出來。蘇斐亞正要開口，忽馬霞聽了安對黨大樂講著的，不禁插口道：

馬喜歡極了，實在說起來……

（蘇斐亞不等馬霞說完，便對安道：

蘇脫了你的圍巾罷。你爲何這樣帶著些驚慌？

安

請你們聽我講起那方纔遇見的事來：我出門的時候，覺得後面有一個身材短小的人，跟著我。我就留神想躲避過。先想一直回家，覺得不好。又打算徑到這裏，也恐怕不妥當。忽見有一輛車，在面前空著。我便趕快跳上。約十分鐘工夫，就到了五十六號的房子裏。我回頭看見跟我的人，也坐了車，正在那裏下車，我就盡力躲閃。可巧這房子有兩個門，我就打別一個門穿了出來，又乘著空車，方才躲開。

(說罷，又笑着。)

蘇

真有這事麼？

安

真有這事。

(蘇婁亞指着安娥，向黨大樂道：)

蘇 這是我們傳信的好鴿兒。外面一切的報紙，信件，新聞，全是他給我們傳送。那送信人，不過送送家信官報罷了。

（又向安娥道）

蘇 安娥！今天你帶著什麼來？

（安娥立起來，對著昂東道）

安 這裏來。你看。

（開起皮夾，拿出許多件頭。）

安 這是森彼得堡兩封信。這些是光明報的材料。這是兩個傳單，一個是調度起事，一個是爲著罷工。這兩件要先印……這期的報，我想齊備了罷？

蘇 早摺好了。我去包了來……。

安 最要緊，便是那罷工的傳單，明天就要。

（蘇斐亞將馬霞擲在地上的官報，拾了兩張，把光明報包裹起來。）

蘇 你看這官報，到底也有一點用處。

（昂東把安娥交下的稿子，送進黑房。從新又走了出來。馬霞在簾子

上捉住一個蒼蠅。）

馬 你們看，這蒼蠅是今年頭一次見著。

釋 放了他罷。爲什麼忽然去作踐他呢。

（馬霞笑道）

馬 好一個慈悲心腸的人。

（將蒼蠅放著）

馬 算了，放你去罷。

(蘇斐亞一面包著報紙，一面笑道)

蘇 樺西里！你這樣慈善；你的硝強水銀呢？

樺 那不是爲蒼蠅用的。

(說得衆人都笑將起來)

蘇 一齊完成，除了這一包在近地散布的，外面只剩得一張。

安 外省的全寄完了麼？

蘇 外省的昨天就寄完了；你還沒有曉得？

(安娥向黨大樂道)

安 黨大樂！現在請你把森彼得堡的新聞，說給我們聽聽看。

(黨大樂笑著說道)

黨| 靠著朋友們的運氣好，今年的警察，終算沒有什麼價值。

(說得衆人亦笑將起來)

安| 前一個月，我們還只聽見黨大樂黨大樂的姓名……現在黨大樂便同我們在一處了。

(安娥的神色，覺得狠喜歡)

黨| 就是這麼一回事。逃得了，便就逃了。

樺| 哼！你還不是在他们的手掌中麼？要逃，便要逃一個乾淨。不要從這個牢監，逃到那個牢監。這印字局，比那牢監，還不如呢。你當初，一徑跑往外國，比比地，那就妥當得多了。

（黨大樂忿忿的立起道）

黨 你爲何不到外國去呢？你能耐得住麼……你能靜靜的……如果你還

要想着大衆……。

（聲音便格外的高着道）

黨 你能自己到外國去吸那自由空氣……當此地……。

（沒有說完，大咳不止。衆人看了，都不曉得怎樣纔好。）

黨 我實在對你們說……若是我再落在他們手裏……。

（又咳將起來。他要強止着，便將兩手放在桌子上，把頭枕在手上，伏

了不動）

安 世界上還有人！

樺| 自然，然而我敢決絕的斷着，那更大的苦惱，還在後頭呢。

(黨大樂勉強立起，聲氣微弱，幾乎聽不出來。)

黨| 我須要再去睡一下子。

(伸手向安娥握着)

黨| 我們可以在此地常見面。

(又對樺西里道)

黨| 我盼望你所要做的事都順當……爲衆人的公益。

(且咳且走，衆人的眼睛，都送着他向內室去了。樺西里齜牙的說道：)

樺| 看呀！這便是我們的結果。

安| 然而我們到底不讓。

樺| 誰曉得？

安| 樺西里！樺西里！這話是你說的麼？

樺| 什麼話不是我說的……如果我們不緊張……

安| 怎樣的叫做緊張呢？

樺| 你們曉得還有多少時候，可以做這印局的事麼？不定那一天，那警察定要來搜查着。

昂| 這有什麼法子？

樺| 既是知道我們早晚要落在他們手裏，至少也要作些什麼事纔值得。

昂| 有旁人來替着我們，我們讓他如何便如何。儘管他那枷鎖來得利害，也

無奈我們的宗旨何……終可盼望有新同志接續我們。

(樺西里縐着眉說道)

樺| 來一班，死一班……往前進不了一步，白白的送了些可憐的同胞……
甲得什麼用呢？

(昂東顯出苦惱的樣子道)

昂| 樺西里！不要用那些苦惱的紀念，傷這勇猛的雄心……到那夢想變成
實事的時候……

(樺西里亦狠苦惱的道)

樺| 夢想，畢竟還是夢想。我們空過了一生。不但那心裏所想的，不能看見。連
一點曉色，都不能叫我們曉得是怎樣的光景。

昂 我們由他填了溝壑，也就算了。我想我們替大家的子孫，打著這麼一點根基，他們終會看見出了太陽的光明。

（樺西里有一種耐不住的情狀。）

樺 我們的忍耐力，也就算強了。如同禽獸一般，牢監罷，溝壑罷，都填塞得滿滿……沒有曉得，時候已經到了！你們不覺得麼？這個時候，俄羅斯正同那火藥房一般，所少的，就是一點發火的炸藥。

昂 你不知從那裏想起？早哩！早哩！

（搖頭道）

昂 等我們的鉛字磨壞了，再鑄鎗子，還不遲哩！

樺 你們蒙了頭去幹那些小事……你們在地底下作工，同老鼠似的；這叫

做傳達宗旨麼？

蘇 我想離着東方發白，還是狠遠。

樺 我告訴你罷。天明的時候，實在是近了。這也好算是該醒的時候了。

昂 你講的離實事太遠。這些人還不是睡著麼？還不是睡得很好麼？

樺 你不信，你看，你手邊那張光明報，止要過了十天，定然是又穢又破，連字

都識不得；也便可見得同意的人，如此……

昂 但是，還有那四鄉呢……那裏的多少兆人，不是還睡得動也不動麼？

樺 那許多人，他們的血，是一滴一滴的零碎流。

(又忿忿的道)

樺 這些流了血，自己都覺不得的人，慢慢的聽他消息，真是一動也不動。這

安

些四鄉的人，如果你同他說什麼困苦，他們好像耳朵裏也沒有進去。如果你說要幫助他們，他們反疑心起來。須得你自己，先能够被那如江如河的血流，衝將起來。他們自然也就鼓舞著，跟著我們動了。所以這個『血鐘』應當響起來；越響越高，不到那全勝的時候不止。

（安娥坐在那裏，呆呆的聽著。聽樺西里說到此間，忽立起來，長篇大章的議論。聲氣急促得不得了，越說越高，忿激非常。）

那困苦實在是難堪！必須要那『血鐘』一齊響起，響一個不了，叫各處都能聽見。昂東呀！我們沒有這許多時候，去挨家挨戶的，喚醒那一個個的同胞。必須要那四處的警鐘，一齊響將起來……看呀！各處全……那鄉裏人，也更初初的醒來。他們本在那裏爲了飢荒兵役，反對重稅……聽

快前進呀！他們必可以受我們血鐘的感動……我相信那血鐘的聲音，定比一切光明報罷，什麼罷，都有氣力……就使響一聲，落了一條性命，終究值得。你的性命罷，我的性命罷，任憑他揀着便了！

（衆人聽得，都看了安娥出神。安娥的聲音，一發激烈起來。）

安

他們的勇氣，從此也就鼓舞起來。大家從此不把那犧牲己身的，看做賊匪，定把他看做聖賢。血鐘的聲音，愈響愈宏大，愈響愈高朗……衆人在後日得享和平安樂，愈……我眼看見他到了此時，好像春天這麼和暖，夏天這麼長久……從此也沒有炮聲……也沒有亂耗……也沒有什麼叫做帝王……惟有那光輝的白晝鳴！

（被安娥這一鬧，那盞掛在上面的燈，忽然的燈心縮了進去，頓時房

子裏黑暗起來。從窗子裏看去，街上的燈光，隱隱約約，可以辨得蘇

斐亞，也不管房子裏黑不黑，急急的向衆人道：

蘇 你們聽見麼！你們聽見麼？這『血鐘』的響！

馬 幾千幾萬人，把明光光的刀鎗……。

（安娥狂喊道）

安 明天！

（昂東苦惱得不堪，搖頭道）

昂 不要說罷！不要說罷！

馬 這奴隸的境界要了結了！

安 這俄羅斯要自由了！

昂) 不中用的夢想! 不中用的夢想!

(說罷,便立上椅子,把燈心旋起;從新亮著。蘇斐亞馬霞看著燈,不作聲,安娥又鼓舞起來。)

安) 爲了這種大義,犧牲條把性命,受些苦刑,算得什麼!用這全體的苦,比較起來,那個人的苦,算得什麼!我相信,惟有那犧牲性命,是最有力量的!那無辜人的血,是最有力量的!

樺) 但是你的這麼一個信心,又有些什麼結果?

安) 我們都是那一條宗旨……不能爲了個人的困苦讓步。

(樺西里將手中馬霞給他看的書,向桌上擦著。)

樺) 多說何益。實事爲先。

(在地上走來走去，看見安娥有些不樂，便向前陪罪。)

樺 得罪！得罪！請恕我。在我們同志，這算不得什麼。

(安娥微笑道：)

安 我曉得……這不過是你的熱心……熱心公益，這是很好。

(樺西里只看不聽見。)

樺 你所說的個人困苦……你不知道，他可以搖動人心麼？

安 我輩中人，誰沒有些困苦呢？

樺 我說的困苦，是別一種的困苦；不能拿言語去形容的……他可以弄得你，離了他便不能生活的樣子……或是把他除了去，或是自己死了，沒有別的法子。

（安娥顯出不放心的樣子）

安| 樺西里！你這話不過是說說罷？你不過是就理論上說罷……

（樺西里含糊的答道）

樺| 或者……

安| 我剛纔實在替你有些害怕。

（好像譏笑的，又說道）

安| 或者是個女人的……

（樺西里面孔發了赤，急辨道）

樺| 不是……不是……如果要……

安| 我勸你留點兒神……那女人，決不是男子的一個好東西，他能良改那

男子的志向，增起他的畏懼心來……

(樺西里大步緩行，忽高喊道)

樺| 是的! 是的! 你的話有理。是的!

(就取著帽子)

樺| 各位再見。

(徑就向門外跑)

昂| 爲什麼走得如此快法? 不要忘了那新鉛字。

(要出門追去。樺西里已經跑得毫無影響。昂東便把門快快的關了)

安娥顯出很憂戚的樣子，停了好久。

安| 我也要去了。

(一面披衣，一面說話)

安 | 樺西里是怎麼的一回事？

(向蘇斐亞道)

安 | 你曉得一點麼？

蘇 | 你剛纔也會猜著了一點……樺西里是愛情的……

(乾咳了一聲，又道)

蘇 | 彷彿是……。

安 | 可憐的孩子！

(一面向大家握手，一面說話)

安 | 他四個月不會離開這裏，他什麼就弄到這步田地。

(用眼睛偷看著蘇斐亞。蘇斐亞故意含笑對著安娥。安娥便有些會意。頓時悵悵的，收著桌上的皮包，把首微點。)

安|再會了!

(也急急出門去了。蘇斐亞與馬霞各自坐著，並不言語。昂東看了他們一看，即到內室拿出一個燒水的小酒燈，放在桌上；又把一個水壺，放在酒燈上面。又看了蘇斐亞馬霞幾眼，便在室中走著，形色很覺不安，氣忿忿的道：)

昂|何以大家都不開口?

(忽然的打起戰來)

昂|何以忽然的這麼冷?

蘇
血鐘……

(蘇斐亞有氣無力的念道)

(馬霞也一般的神氣，喃喃的念道)

馬
明光光的刀鎗……

昂
全是夢囈!

(坐下了，在衣袋裏拿出剛纔寄來的照相，遞給蘇斐亞。)

昂
還是看看這照相，有味一點。

(忽又立起，向窗外張著，回轉身來，而有驚惶之色，將手指捺到頭髮上。)

昂
外面有人……

(又不住的走著。馬霞立刻也向窗外張看，便道)

馬 你又來了！那是過路人。你想要怎樣？現在警察已經查過了護照，很合了他的規矩，還怕什麼呢？

昂 誰曉得究竟如何……倘或疑心起這護照是假的來呢……馬霞！你那裏經過閱歷。我們當格外小心；就是格外小心，還怕不行……譬如有一個不相識的人，躲藏在我們的大門裏頭，我們是不曉得，亦許就可以惹起人來搜查我們。

(馬霞使哀求著昂東道)

馬 昂東！難道你沒有一點可憐我們的心麼？為什麼拿這種無影無踪的思想，來恐嚇我們。我求你不要這麼暴躁罷。

(昂東不作聲，便跑到桌邊坐著，自言自語道：)

昂 | 如果這個倒運機器，可以少一點響聲……

馬 | 你一定要離開此地才好。不然，你真要弄成病了。

(蘇婁亞把照相遞給昂東。)

蘇 | 我要看賽爾嘉去；我們一同去，好不好？

馬 | 你們看著罷……一月以後，我同黨大樂兩個，可以了得了這裏的事……

……你們至少可以離開此地幾個禮拜……

(昂東做著不信的樣子，不作聲。大家也不作聲。忽然昂東立起來，側著耳朵的細聽。蘇婁亞同馬霞，看了他狼驚。昂東便發一種極恐懼的聲音，喊道：

昂 那裏……門外……我們的事情壞了……

(蘇斐亞同馬霞正要立起，早已叫門鈴響一個不歇)

蘇馬 阿育!

(用手抱了頭，三人面面相覷，如同泥塑木雕的一般。黨大樂從內室搶了出來，喊道)

黨 警察麼？我自己留一鎗。

(便拿出手鎗)

黨 其餘五鎗供給著大家用。

(說罷，仍走入內室去了。此時門鈴聲，同敲門聲，響得潑翻搖天。蘇斐亞驚得把魂靈都出了竅)

蘇
昂東住址單呢？

昂
馬霞把門倒鎖了。

（馬霞便去鎖門，又抵住了，不顧他們叫喊。昂東走進黑房，取出一封信件。蘇斐亞便將水壺取下，將黑房裏取出的信件，立刻在酒燈上燒將起來。又聽見內室放鎗聲，有人倒地聲，連著門外的打門聲，便叫戲臺下的看客，也驚惶得一個不知所措。蘇斐亞在百忙中，喊道：）

蘇
馬霞窗子上的花盆……。

（沒有說完，警察員早已打破了門，湧將進來。把昂東，蘇斐亞，馬霞，一齊反接了手。馬霞不會來得及取下窗子上的花盆。警長第一聲開

口道：

長 誰放鎗？

（沒有人應着。一個警兵，在內室門邊，看見黨大樂的屍身，倒在地上，便指與警長看。）

長 呵呵！你們有旁的軍器麼？

（沒有人應着。）

長 說呀！從那一處搜起？

（沒有人應着。便向警兵說道：）

長 先搜他們的衣裝！

（警兵一一的搜去。馬霞抗拒。）

馬 不准你們來動我！

長 拿住了他，我親自來搜

昂 可憐的馬！

（警長向昂東蘇斐亞怒著道）

長 沒有工夫許你們說話！

（又吩咐警兵道）

長 在門外守好，如果有人來，不要讓他拉鈴。

（兩個警兵得令，走了出去。警長又對別的道）

長 各處搜去，所有一切的東西，一齊送來我看。

（衆警兵便將箱子，櫃門，抽斗，一一的倒翻起來。所有破書，舊紙，連那

不會用過的印報白紙，通通送到警長面前。警長一面翻看，一面對

昂東問道：

長 你叫什麼名姓？

昂 我叫昂東！你怎……

（怒目的對了警長；警長似乎著驚的樣子，忽又放下臉，假笑道）

長 哈哈！原來是你？

昂 有錯麼？

長 不錯不錯！過一回兒再說……不要忙！不要忙！我們有的是時候。慢慢來，

慢慢來……哈哈！呵呵！我的朋友們，早先爲何你們不放我們進來……

好堅固的門呀！還是兩重的門。待我看來……不忙！不忙！

(這個時候，警兵將昂東三個人，已經放鬆了手，昂東便挨近窗子，用他的肘子，把那花盆翻倒。警長大喊道：)

長 我說過不准你動！你裝起這種樣子，也沒有用……現在太晚了。

昂 人多，太熱，開開窗，不好麼？

長 哈哈！窗戶還是開着好……我們曉得這個花樣……你還替你的客人害怕麼……不要忙！不要忙！呵呵……我允許你，我們一定好好的接待他們。

(似笑非笑的，指著外邊道：)

長 已有人在那裏等候哩。你可以放心，我手下的人，必定好好的接待他們。

(說罷，又將燒過的字紙檢着：)

長 都燒了……然而不打緊，等我慢慢細看。

(拾起照相一張，遞給警兵。)

長 一切的東西，都用心收起，不要失落。

蘇 那是我們小孩子的照相。

(警兵正鬆鬆的扶着他，他一面說，一面鬆脫了身體，伸手去搶那照相。)

蘇 請還了我！

(警長對警兵道：)

長 緊緊的拿住了！

(又對蘇麥亞道：)

長 不准動！

（警長看見搜出的印報白紙，很覺奇怪。）

長 都搜過了麼？

衆 唯！唯！

（警長向四壁捫着，摸到黑房門口的氈毯，覺得內邊是很不結實，便

揭開氈毯一看，樂得了不得。）

長 哈哈！原來是一個好地方！我想裏面必定藏些好吃的東西罷……不要

忙！不要忙！

（便大步的走進黑房去了。昂東三個人看見如此，只得暗暗的叫苦。

只聽見警長的冷笑聲音，又隱隱約約的聞着；聽他自言自語道：）

長 哈哈！很體面的一個精緻小印書機器。精緻得狠！

（走出來，磨拳擦掌，對了昂東等，做出大大快樂的樣子道）

長 這是很有味的事！我正要給你們道喜哩！爲什麼在我們跟前，反要這麼躲避起來？我實在替你們可惜。你們看！安排得真是不錯。又是上層，又是下層……現在且不要說閑話。日等我看印的是什麼好東西。拿紙來！

（警兵便將白紙給他；他便從新走進黑房，不多一刻，機器便吉軋吉軋的響將起來。昂東惱苦得很的樣子，對蘇斐亞道）

昂 可憐！我的機器，落在他手裏……

（機器響了幾聲，便停止了。警長拿了印好的一張，走出黑房，坐在小榻上，對了燈光，看了一看，口中念道）

長
光明報！

（做起一個驚怪的樣子，兩個眼睛，把昂東等三人溜來溜去，注射了

幾遍；又裝出假敬重的神氣。）

長
呀！原來你們就是做光明報的人。

（立起來，跑了幾步，從新坐下；現出一種極得意的顏色。）

長
真真想不到！真真想不到。哈哈！慢慢的來！慢慢的來！

（正要把報紙讀起，忽又停止，恨恨的道：）

長
到底有這一天，光明也就從新黑暗着了；也會完了！

昂
完不了！你看那第二十七號，一月以後便出現。

長
看呀！看呀！

(警長方要讀下。)

昂| 我們的朋友，向來不曉得什麼是一個難字！

(警長正待開口，忽叫門鈴響了三聲；昂東等三人聽着，驚得呆了。一個警兵進來回語道：)

兵| 剛纔有一個人來扯鈴，見了我們，飛奔的跑開。現在已有人跟了去，看他的動靜。

長| 一個小兔子，放他走了麼？不打緊，一回兒就追著他了。

(把報紙看著)

長| 大文章！

(低聲的讀了好久，點頭道：)

長| 不錯！不錯！他原來就是那罪惡滔天的主筆。

（向昂東道）

長| 鄒羅甫已經說過了；他實在有理！

（把印刷的報紙看了又看）

長| 這叫做什麼東西；叫做印刷物麼？好！幸虧有了那印刷發明家顧登布。倘使我將來過森彼得堡，我便要到他石像上，唾著幾口，酬謝酬謝他這害世的功勞。

（守門的兩個警兵，一同走了進來。昂東等知道沒有追到什麼人，把心放下了。兩個中的甲，手中拿著一個小包，彷彿同樺西里所拿的相像。）

甲| 那逃去的人，他用這小包打我們的腿。

(甲又看了乙一眼)

乙| 真是這樣。

(警長氣極，向甲道)

長| 你?

(甲駭軟了，說道)

甲| 我不會到大門的時候，他已經在臺階上把燈火滅了。

(警長大喊)

長| 這個畜生！豈有此理！

(恨恨的問昂東道)

長 你說你說這究竟是誰？

(昂東不應)

長 說麼！這究竟是誰？趕快說出來……我同你說話，你不聽見麼？

(昂東終不理他)

長 唉！過一回兒，我看你說不說。哈哈！

(大叫道)

長 這羣東西，還了得！

(昂東聽了，不耐煩；忍不住的，擺脫了警兵的手，向警長撲去。警兵疾忙把昂東推倒在小榻上，兩個警兵儘命的扭住了他。此時蘇斐亞同馬霞，都哭喊起來。警兵也把他們兩人緊緊的縛住。警長大踏步

到蘇斐亞跟前。

長 | 你這小東西！你想怎樣？

（蘇斐亞氣得一發的苦楚。）

長 | 還不會哭完麼？

馬 | 難道連我們自己哭的權利，都沒有了？

長 | 哈哈！你還敢叫麼？你這小東西！哈哈！像你們這班東西，還不是要你們這樣，就該這樣麼？哈哈！

（警長的笑聲，同馬霞等的悲啼聲，正嘈雜得一個不了；戲臺上的繃幕，便垂了下來，第一場完畢。）

原书空白页

第二場

佈景

（臺上裝着一間尋常俄國人家的客堂：中間放起一個長桌子，旁邊散放着椅子三四張；靠牆放起兩張小榻，一東一西。東邊小榻的盡頭，便是這客堂的入口。西邊小榻上面，是兩扇窗子，一齊開着。窗子外面有一片空場，場上造一座教堂；現在正是黃昏，不能在這窗子裏，看清這教堂是何模樣。從這窗子開着的區處，轉到北面牆上，又是一個窗洞，窗子一齊關着。

兩個窗洞的中間，釘起一個衣鉤，一條濺了許多泥的褲子，掛在上面。

剛把帳幕揭開來的時候，樺西里正斜倚在東邊小榻上。又有一個銀行商人，年二十四歲，鬚髮棕黃，身材頗長，性格溫和。又有一人，叫做葛高，年二十八歲，着一身工人衣服，神色強悍。又有學生一個，年十九歲，穿着學生衣服，激烈好動。更有一個三十五歲的醫生，一頭黑髮，四面垂起，衣服既然整齊，舉止亦狠穩重。四人或坐或立，一面飲茶，一面吸煙，大家正在那裏大聲的爭論。學生看着衆人搖首道：

學：這班俄國人……低首下心的，難道是候死不成？如果你們不願意活下

去，那性命也需買一個價值，也用不著白白的送了……抬起頭來罷！是時候了。還要等我把你們講給我聽的話，重新說起一遍麼……那警察搜索我們革命黨，也好算不遺餘力……印字局也查出了……捉去的人也很多了……據著一點不相干的形迹，要搜便搜了……你們還等什麼？我們的朋友，在那牢監裏，知道沒有什麼指望，也就情願餓死了……你們究竟還等什麼？

（醫生插口道）

我還沒有講得完。那最……，最是那年輕的女朋友一件苦事……那女朋友叫做馬霞。

（樺西里急急問道）

博 馬露正是印字局的女朋友。他究竟怎樣？

醫 烏！那牢頭禁子的頭目，他說犯人應當詳詳細細的標記出來，故此把他

當了許多警兵獄卒的面前，脫得精光。

學生聽了，氣得不堪，罵那頭目道：

學 你心滿意足了麼？

醫 在牢監裏的人，差不多已經全曉得這個新聞。他們有一個敲壁傳信的老方法，從這間傳到那間，一路的傳過去，便通通可以傳到。昂東曉得了

這件事，他便請著到獄監那裏去，有話說。可巧遇著巡撫，也在那裏。他就

把馬露的事，一五一十的訴說了一邊。巡撫聽了半天，慢騰騰的問道：

『即或有這些事，我便不說出來了……然而……這聽不出意思來的』

幾句話，便是遇見巡撫的結果。

學 真正令人髮指。

樺 你曉得蘇斐亞的信息麼？他也是那印字局裏的人。

醫 他現在在牢內的病院裏。

（樺西里驚愕道）

樺 他病了？

醫 不知怎麼樣，他剛剛拾到一塊玻璃，他便將這玻璃，把他的喉嚨亂刺。

虧被禁子隔著門縫看見了，才沒有放他尋死。

樺 沒有旁的消息麼？還有旁的消息，說到昂東麼？

醫 旁的消息，一點也沒有。沒有曉得昂東是怎樣。

葛 管帳的那銀錢的問題，現在怎樣了？

銀 現在收進的，有三千四百個盧布。外省的一個裁判官，給我們寄了兩千個盧布來；他不願意叫人曉得他的名姓。現在我們的開消，大得了不得。我的老板，還沒有給我寄錢來。這幾天，我正等他寄五千盧布來，就是報紙一項，已經用去了六百多；還有運費，不會計算在內。

葛 你若不提，我到忘記了……那報箱，已經冒充著商品運進去了……

（葛高摸起一張紙，送與銀行商人道）

葛 你看這個電報！

（銀行商人接著，讀道）

銀 『馬禮』好。

(讀完了，點一點頭，還給葛高。)

銀 你已經尋得一個運送店。好做這個事麼？

葛 有倒有兩個，但是很爲難，正在那裏籌畫呢。

學 印刷物有什麼用處！還是製藥店好得多。

銀 要趕快安排出印機來才好。不然，就不要說那運送的艱難同危險；而且

森彼得堡的朋友，也萬難再管著這印刷的事了。

醫 總而言之，要趕快把光明報接續的印起來，才好。

銀 真正不巧。：現在罷工的事，如此發達；沒有結實的報，鼓他們的興會，

一發高起來。

學 我說，：還是火藥

醫 這孩子！太多說話了！稍爲忍耐點兒罷。你不曾深曉得這個危險；怎麼好
 逞了那發狂的躁急氣；你不怕壞却我們的大事麼？況且那性命，也不能
 由你這麼的輕易犧牲。

學 就是利用這個怕的心，把人類也幾乎剪除淨盡了。他們的法律道德，那
 一條，不是對了那怕的心造成的麼？

樺 這正是『血鐘』響動的時候了！

學 好一個『血鐘』！他能把全地都震動到，驚醒那尚在睡夢中的人。

醫 但是，我們終得沈靜些。如果盼望我們黨裏的聲勢，長大起來，須得要同
 別黨聯絡。如果我們……我恐怕他們便要遠避我們。

學 那許多不相干的新黨，要他們遠開些才好。這班有氣無力的人，差不多

已經駭糊塗了。

銀| 昨天的腐敗人，就是明天的腐敗人。

學| 這叫做奴隸終是奴隸。

醫| 什麼話呢！

學| 究竟是要實做，還是作個空想。可惜那好時光，空空的睡過。

（又顯出很性急的樣子道）

學| 大家全在那裏做好夢！你們太迂緩了！難道是被那些閱歷，把你們的腦子，都駭破了麼？

葛| 不要急！不要急！我們都在這裏細細聽你的話。沒有人說你說錯。

（轉過身去對醫生道）

葛 我們全主張這個意思。是不是？

醫 但是我們不要弄得孤立了才好；不要離了那一般的新黨。

葛 遲早，他們同我們，必要決裂了爲止。

學 算了！我們連著他們，能做出什麼事來？就是他們喝醉了，說起頌詞來，還恐怕連那天經地義的『自由』兩字，都不敢響響亮亮的說出來。

銀 全是讓這『死』字駭住罷了。

學 他們頂高的思想。不過是君主立憲爲止了。

葛 我們不要忘了那罷工的事。

（將杯子頓著桌子）

葛 那罷工的事，一定要望他成熟，恐怕那罷工人的勇氣衰了；所以工會打

定主意，要做將下去。今天下午，他們聚集在五處教堂。

（指著窗外道）

葛 這三聖寺也在其內……隨後又叫這五個團體，聯結起來！齊聲唱著，一同回去。把那團體的情意，鼓舞一番。這機會，我們也好一鼓作氣的接連做將下去……所以今天這麼一個行動，關係也算很大。昨日我一家一家的都去跑過……大家的興會，都極好。這件事，必定有一點結果。但是不要擾亂了他們，以致散亂起來。這件事，十分要緊。我們須要格外的留意……所以我已經警告了巡撫：告訴他，這幾天有罷工的事，倘若不來干預，他們便自然和平，各回各的地段。如果要干預著，你早已有應得之罪，今番便定然不任你逃却。我告訴他，含糊糊，但說一個『這

幾天，』因爲不要叫他對了『今天，』特別的預備起來……我想這癩巡撫，這回亦許讓點步……或者遲了明天，他演那送行戲的機會……

（衆人都笑將起來。）

葛 不要笑，那要演的戲，實在是給那歌妓扶樂送行。

醫 扶樂是他的小老婆？

葛 我打聽得已經清清楚楚；他一定上那戲園去，看完了才走……這也自然，那園門是定然防得很嚴……我又聽說他的車，不走園街，定走宮街；待我再去打聽。

學 然而至少要兩個人，一條街一個。

（很喜歡的道）

學：我可以算得一個麼？讓我去……

（學生同葛高一班人，在那裏與高采烈的發議論；樺西里便悄悄的立起來，拉著醫生在那裏商量。）

樺：我的朋友！我誠心願去，我老躲在此地，便不曉得幾時方休……我亦不願再離開這裏……我想我的性命，早已允許了這『宗旨』……這話是透透徹徹，從我心上發起來。我并且知道我自己，除了這件事，亦沒有什麼，可以給公益上用著。

（少停一刻，醫生不作聲；樺西里又發一種哀痛的聲音，說道：）

樺：不要阻遏我這……得著這一個機會，我自己也大大的得所了……我的手法，也還算得很準……你亦向來知道的。這件事我最相宜。

(樺西里與醫生講到一半的時候，大家早已住了口，聽樺西里一個人說話。聽到這裏，葛高便鄭重的伸起手來，與樺西里握著。銀行商人聽了，很難過，便立了出來，神色像狼不安的，嘆氣道：)

銀 這倒運的錢累著人！

葛 却不要這樣說。若不是你籌畫著這個錢，我們便一樣事情都了不了：……你是我們極緊要的幫手：……倘若沒有了你，我們可以一點方法也想不出來。你想不是這樣說法麼？

(銀行商人垂頭喪氣)

銀 我拿出幾個臭錢，算得什麼。安穩的看著旁人，準備了性命，一條一條的送著。唉……

(葛高顯出不要聽這話的神氣。)

葛 你真也叫做無法可治。算了，我們應當散罷。

(對著學生道)

葛 你同我去；我們還得再散著點傳單才好。我上大街上散去；你便在這裏三聖寺前散罷。

(指一指衣架，又說道)

葛 一件外衫，一雙靴子，趕快換上；不要耽誤工夫……明日定有一個熱鬧好看，大家候著罷……再見！我的樺西里！

(又對醫生道)

葛 我們一同走罷。

(葛高同醫生匆匆的去了。學生便在那裏換起那藍布的工人外衫來，銀行商人走來走去，坐又不好，立又不好，喃喃的自言自語；忽然拿起衣帽，同樺西里及學生，握一握手，也便走出。)

學 我們的掌櫃的亦不用傷心。

(學生說完這兩句話，便跟著銀行商人，也要往外邊走，對樺西里道：)

學 再見了……但是，我剛纔忘了告訴你一件事；昨日我把你的住址洩漏了。

樺 你告訴誰呢？

學 我告訴安娥。

（樺西里疾忙的問道）

樺 你已經同他談起？他現在怎麼一個模樣？

學 昨日他在大街上遇見我；他說他自從印字局查出之後，他就躲避過一陣。現在他不住在從前的舊房子裏；他到城裏，與他的姑母同住。據說那邊是一點亦沒有什麼危險。他打聽著你的新聞，我便把你的住址開給他了。

（樺西里似乎含著怒意道）

樺 你爲何……

學 他殷勤的問，怎好……

（樺西里又驚又喜）

樺
殷勤的問？

（樺西里沈吟著，也不理會學生，獨自在那裏出神。學生就向門外跑去；剛剛一個打掃的老婆婆，名叫阿姨媽，拿了打掃的傢伙，推門進來；學生便道：）

學
你好呀！你好好的看護我們的樺西里罷。好好的看護他，同你自己的眼珠子一樣罷。

（阿姨媽年紀六十以外，鬢髮半白，雖然一條腰，彎成了一個正角，然而神氣還不十分衰頹。）

阿
我看護的人也不少了……向來沒有遇見什麼事……向來沒有……
學
可不是！

(向樺西里道)

學 他侍候著我們，已經很久了。他是邵德樂的奶媽。自從邵德樂在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受了纒首的死刑……從此他就在……。

(樺西里止做不聽見。學生回過頭去，向阿姨媽戲言道)

學 如果我們有寶星，你一定得那頭一個；但是，除了皇帝，沒有別人有權。

(大笑着)

學 再見！

(匆匆的出門去了。阿姨媽打掃着地板，又把桌子上的杯子，同了零碎東西，一齊收拾起來，一面喃喃的嗟怨道：

阿 皇帝……皇帝……皇帝……。

(此時樺西里睡在靠窗的小榻上。阿姨媽走向樺西里榻旁，又喃喃道：)

阿 不曉得他還要同我們撐持得多久？不曉得我們已經等了多少年了。

(樺西里止做不聽見)

阿 唉！

(仍然揩抹桌子。樺西里把背皮靠緊了牆，閉着眼睛，口中微微唱那

極悲涼的小歌。阿姨媽聽了搖頭道：)

阿 你有傷心的事麼？

(樺西里向他看了一看)

阿 我曉得。

(樺西里微笑。阿姨媽得意着道)

阿| 是不是你不能瞞過我老阿姨媽。

(一面還是收拾。)

阿| 你們多少官官，我知道個個是好孩子。

(抬頭看見牆上的褲子。)

阿| 總要把褲子掛在牆上。

(把褲子取下。)

阿| 一個個全是一樣。

樺| 不要吵了，我們是這個脾氣，那有什麼法子呢？

(阿姨媽坐了，便把褲子刷起。)

阿 我認識你們了……全是一個樣子。

（把椅子近着樺西里道）

阿 你不會聽見說過邵德樂麼？

樺 那一件事？

（阿姨媽打起精神道）

阿 我是他的奶媽。

（坐在樺西里榻邊的椅子上）

阿 可憐他的母親，在生他的日子，就死了。他們家裏就把他託給我。好一個體面的孩子！我從沒有再見第二個……他的溫和，同一個女孩子一般；他的慈善，簡直是一個小菩薩。

(搖頭道)

阿| 但是，他的心腸太熱……一天夜裏……那一個黑暗淒涼的夜裏……差不多十二點鐘的時候……那警察來了……狗亦叫起來了……從這個時候，他們把邵德樂鎖了去，我們以後就終沒有重見……終沒有……

(阿姨媽說到這裏，帶哭的又說道)

阿| 就是他的父親，都不能見他一面。聽人說起，他的父親，一夜工夫，就把頭髮都愁白了……我也不能見他……臨拿去的時候，我要同他握著手，那警察都不准……不准就罷了，他們還拿著要我一同去坐監的話駭我……

(益發悲哀的道)

阿| 從此就不能再得他的下文……我的邵德樂……我的邵德樂……他

連二十歲亦沒有到……這羣強盜這班賊子！我永遠不能忘記著恨他。

……

(又低聲問樺西里道)

阿| 你姓什麼？

樺| 要知道我的姓，打什麼緊。我的朋友，管叫我做樺西里。等我死了，他們說起我來，還管我叫做樺西里。別人用不著他曉得，誰是樺……

(阿姨媽聽了不作聲。少停一刻)

阿| 呀呀呀！我忘記對你說了；我真老糊塗了。我們鄰家蘇奶奶家的兒子，剛

纔來，要見你；我不曾放他進來……他一定要問什麼時候，可以再來……

……你們的朋友，都愛著這孩子。

樺 | 自然隨他喜歡什麼時候愛來；便來罷了。

(叫門鈴忽然響了三聲。)

阿 | 又有人來了，沒有比你們的客人更多的了……不知又做什麼……

樺 | 如果是女客，你一徑讓他進來好了。

(阿姨媽出去開門，樺西里性急得很。在榻上起來，急急的高聲問

道：)

樺 | 什麼人？

(阿姨媽進來回報道：)

阿樺 誰？一位男客。

（阿姨媽重新出去問了，又回報道）

阿樺 叫做顧安士。

阿樺 是顧安士麼？

（阿姨媽一面走出去，一面答道）

阿樺 他說是。

（隨即顧安士走了進來，年紀二十四歲，華冠美服，與樺西里的丰采迥然不同。樺西里見了，不勝驚異。兩人且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互相抱着各人的頭，行了一個最親昵的禮；顧安士先開口道）

顧 你近來好麼？

樺 你如何能尋到這裏。

(顧安士脫了外衣)

顧 我遇見葛高，他像不認識我的樣子，我追着他，只管叫他的名姓，他方纔立住……

樺 那麼說，我的住址，是他給你的麼？

顧 我把他叫住了，他四面張望，恐有旁人聽話的樣子；我同他說天說地的，安慰了他一番，他方纔的略說了一點……爲什麼你換了名姓？想是爲了危險的事情？

樺 可不是麼！

顧 爲何你離開巴黎，這樣的匆促？忽然一走便走了，沒有一個人，接到你一個字。你寓處的看門人告訴我，他說你搬了家了。過了十天，我方纔打聽出來，你已經回了俄國。

樺 讓我來告訴你這個緣故：因爲俄皇處處把我們留神，德國的柏林，瑞士的日內瓦，奧國的維也納，法國的巴黎，各處都派了偵探，叫他們暗探我們的行踪；等我們一聲回國，就有人馬上把我們在邊界上接着。你曉得，我是因爲要躲避這官場的接待，所以我動身的時候，秘密起來，悄悄的躲了回來，好接續了幹我的事。

顧 真是可惡，又是可怕。

樺 正是這樣說略！有什麼法子呢，我的好朋友！你們得到了好久的東西，我

們還正在這裏，流我們的血，犧牲了個人的自由，拼命爭着……！然而有什麼法子呢？靠得住的，亦止有這犧牲罷了。

（好像躊躇著的，接說道）

樺 縱是舍了那可貴的性命，然而給人類買回來的，亦不見得很少。

顯 你同葛高還有你們的多少朋友，我回來都欽慕得很。你們迥然與我們西歐洲的人不同。

（樺西里顯出憂苦的樣子道）

樺 這是我們處着的地位，與你們不同。還不上二十歲的時候，我們就……。

（顯安士聽沒有完，便很憐惜起來）

顯 我的可憐的朋友們！

（樺西里益發悲傷道）

樺 可不是麼？你們西歐洲的人，自然很與我們表那憐愛的同情，就是幫助

我們的資財，亦就不少。但是天下有可恨的事，你們西歐洲這幾時，幾乎連一瓶血，亦沒有算流過；我們血，是流了已經有一百年，積起來，可以成一個小小的血海……你們却只要息心靜氣的，站在壁上，做一個旁觀。你們自然儘享你們的自由幸福。

（顧安士冷笑道）

顧 哼！幸福！你們便自然羨慕着西歐洲，亦足見你們處着的地位更苦。

樺 我亦知道。我就不嫌老實，要實在的告訴你們：如果你們肯同我們一樣的受着苦，去運動，你們便更有進步了。

顧 | 不要忙！慢慢的，自然到了這個地步。

（樺西里搖頭道）

樺 | 水是燒得溫了，還得意的在那裏浮游。你們怕費事，你們怕流血，看了我們死鬥，同著看跑馬一樣，任憑那一家得勝；這終可算替你們西歐洲，在人道上留了一個可記念的大恥。

（顧安士慢騰騰的回答道）

顧 | 叫我們亦有什麼法子呢？

（樺西里恨恨的道）

樺 | 長著了這樣的一種瘤，非開刀不可。俄羅斯便是歐洲的一個大瘤。

（顧安士也性急起來）

顧 我們自己那一件污穢的衣服，還洗不起來……

樺 難道大家不明白這個道理？我們的蠢賊，便是你們的蠢賊。凡是做民賊的，便是世界上的公仇！

（顧安士向懷中取著時計看過，笑著道）

顧 等你心火消了些，我們再談；我現在同柯肅甫有一個約會。

（樺西里注意了這句話，問道）

樺 什麼？你認識柯肅甫麼？

（顧安士一面穿起外套，一面笑說道）

顧 去年我們在比國遇見，便成了朋友。

樺 這極好了。他同那獄監，是極好的朋友。

(著力的叮囑道)

你應當幫我們的忙。

(伸手與顧安士握著)

樺 你明早十二點鐘以前，來這裏罷。但是你要留神，你和柯公爵，一同在街上，多走了兩遍，再轉到此地來，包管便沒有事……到底你這一回，爲什麼事，上這兒來？

顧 我止爲商務，從比利時京城勃魯塞，往巴古，路過此地，可巧在街上遇見葛高，又聽說你也在這裏，那時我喜歡得很。我回到勃魯塞，要在兩個月之後。

(說罷，就作別出門。樺西里又追到門口說道)

樺：你明天準來罷？

（不會曉得顧安士怎樣回答，早已門鈴響了三聲，樺西里看是何人，進來的便是蘇沙。年紀十六七歲，穿著學生的制服，與樺西里握手畢，在衣袋中拿出小書一冊，還給樺西里道：）

沙：多謝！多謝！我不知道如何謝你好。

樺：已經看完了！

沙：看過兩遍了。

樺：果真？

沙：我恨不得吃了他下去……樺西里！請問你，你遇見什麼樣人，才能引他做個同志……似我這樣，也能算得麼？

樺 你也熱心着這些事麼？

（蘇沙極殷勤的道）

沙 我情願把這校衣撕了去，跟你們一齊去做事。似乎有件東西，把我吸住了，叫我忍耐不得。

（做出不耐煩的樣子道）

沙 離着畢業，還有兩年，太久了，我實在耐不下去。

樺 你到底能閑著了，由你做事麼？大凡一件事，不會做起的時候，必要細細的思量過了才好，蘇沙！

（蘇沙幾乎要哭起來的模樣）

沙 我的母親……那自然……他應該要何等的傷心，然而……必須……

（樺西里聽了，狠被他感動著）

沙 我想同我們的同學談起來，他們也一定喜歡……我很想對著全地球的人，通通去說過……唉！不但是不能。還要把他好好的藏在袋裏。惟恐他落了出來，被人看見……這是什麼世界？

（教堂裏的琴聲，隱隱約約，斷續的送將過來。蘇沙同樺西里都走到窗口看了一眼）

沙 今晚有好多少人，聚到那三聖寺裏去。

（回轉身來，坐在桌旁，隨手取一本叢報，翻看中間的圖畫。）

沙 這是蘇斐亞麼？

（定睛看了一看，不由自主的哭將起來。）

樺
怎麼樣？
蘇沙！

（蘇沙很悲戚道）

沙
我們的沒天良教習，今天還在那裏告訴我們，虛無黨是壞人，是社會上的毒……我聽見這話，一聲也不敢言語……我去了。我去讀那舊書，好養活我的母親……我改天再來。

（蘇沙含着悲哀，同樺西里作別，走了出去。引得樺西里不住的搖頭，自言自語，在地中走來走去。向窗外張着了一刻，依舊坐到小榻上，口裏吹着悲調的聲響；少停，便倒身睡着。忽然有人敲門，樺西里不聞。有一女子緩緩的推門進來，便是安娥。見樺西里睡着，在桌上輕輕敲上幾下，把樺西里驚醒；抬頭見是安娥，就在榻上躍起，向前虛

手。

安| 我來這裏，想來一定出於你的意料之外？
樺| 早已候著你了。

(安娥驚訝道：)

安| 你早已等候我？

(又笑了一笑道：)

安| 沒有的事。難道你有未卜先知的本領？
樺| 我不住的叫著你的名姓，已經十天了。

(安娥做出戲謔的樣子，回答道：)

安| 何以我不曾聽見？

(又正色道)

安

這幾天真把我悶死了……你想得到麼……一天我照常到印字局去，那花盆不在窗上，我就沒有給看門的看見，轉身就跑；一直到了會所，方才曉得那印字局出了亂子……我還聽說，那警察在各處搜查，並且搜拿一個教法文的女教習……我聽見這話，趕快跑回寓處去，把箱子收拾好了，告訴房東，要到森彼得堡去。就躲往我們的姑母家。他住在園街。

樺園街？

安園街……這有什麼可奇之處？

樺離一個戲院相近，是不是？

安很近……從樓上窗戶裏，可以看見……我的姑母，他見了我，是了不得

的喜歡。他細細問我許多的森彼得堡新聞……他那裏知道，我已經在此地，住了六個月……我們的姑夫，是一個財政處的官員，他恨極社會黨；那是自然，我當自己好笑起來……我在那裏，安穩得很，但是，這個罪，也不是好受的；終日不能替公益盡一點兒力，也不聽見一點新聞；連我們朋友們的死生，都不曉得……

（說到這裏，做出很不耐煩的樣子道）

安：近來我實在忍不住了，我又跑到會所去，在那裏聽說你……

（似埋怨的道）

安：還在此地……所以我得到了你的住址，就……。

（樺西里面有喜色，趕快接說道）

樺 | 安娥！你今天是……何等的不同……

(安娥格外安善著他的面孔)

安 | 我會自己告訴自己，這可憐的樺西里，他悶在那裏，我想他的難過，也同我一樣……

樺 | 這麼說起來，你今天到這裏，不但是爲爲……爲著公事麼？

(安娥先不做聲，搖了幾搖頭，少停)

安 | 我會自己告訴自己，我有整整的十天，不看見樺西里了。不曉得他覺得這時光過過去，是怎樣長法？

(樺西里顯出不好過的樣子)

樺 | 安娥！你又譏笑我了……

（疾忙的再說道）

樺

蘇斐亞曾說過……

（忽又頓住）

安

蘇斐亞？蘇斐亞！他管這些事做什麼？你到底要說什麼？

樺

沒有什麼。

（然而急躁得了不得，不住的在地中走來走去。安娥忽然感觸到印字局的事情上去，揚揚的嘆氣道）

安

蘇斐亞……可憐的蘇斐亞！可憐的馬霞！可憐的昂東！不曉得此時他們這麼的一個模樣？可有他們最近的消息麼？

（樺西里恨恨道）

樺 這算得什麼事！

（安娥氣著道）

安 你說什麼話？

（樺西里很覺苦楚。）

樺 大事要緊，安娥！大事要緊，安娥！個人的問題，算得什麼！

（安娥正惹氣著，看見樺西里這個模樣，倒抱歉起來。）

安 樺西里！你爲什麼事弄到這個模樣？我簡直是不認得你了。你叫我心上很疑惑起來。

樺 不久，就可以叫你沒有什麼疑惑。

（安娥責備著道）

安 樺西里！爲何你還在此地？爲何你還不躲開？你曉得麼？警察是不住的在

那裏搜查；不定那一天，你終會落在他們手裏。你真是發瘋了。

樺 若不是爲了……我早已同著蘇斐亞等，一同在牢監。

安 什麼叫做不是爲了？請說給我聽！請說給我聽！

樺 不是爲了你……

（安娥閉起眼睛來，慢慢的念著道）

安 不是爲了我……

樺 爲了你……

（又囁囁的道）

樺 不然，我也不會離開那印字局。

(安娥疾忙的回答道)

安| 你不應當不小心到如此……像你這樣一個人，是很要緊的。

(樺西里乾笑著道)

樺| 要緊！我是不要緊……但是……此地……此刻……

安| 樺西里！你到底打算怎樣到底此地有什麼事？你曉得麼？你弄得我如何

的替你擔驚？

樺| 你替我擔驚？

安| 你真是一個硬心腸的人？

樺| 公事在先，我的安娥！

(安娥自己埋怨著道)

安 唉！你給我罪受。

樺 你說這種恨話麼？

（安娥垂了頭，含著淚珠，怨起命來。）

安 樺西里！樺西里！……你是不曉得，……你使我何等難堪。

（樺西里放開大步，在地中旋走。）

樺 恨我罷！恨我罷！沒有什麼樺西里了！立在你面前的那一個，是另一個樺西里。

（倒身在小榻上，悲傷起來道：）

樺 從前的樺西里，不知變到何處去了。

安 那鐵石心腸的樺西里！

樺！
 唉！鐵石不是！不是！算做一團茅草，就頂好的了……這副可憐的心腸，發

火發電似的，把全體都燒著了。這火……這火溫不熱那冰冷的心。

（向桌上猛擊一下道）

徒然！

（又頹然的道）

樺！
 唉！從前的樺西里，變到何處去了？

（把頭倒向榻後，不作聲。教堂中琴聲，又隱隱的吹將過來。安娥慢慢的到樺西里榻邊，撫著他的頭，悲切的問道）

安：
 到底爲著何事……我向來的樺西里……我復過原來的樺西里……

（樺西里哀求道）

樺 我覺得你的手溫和極了，暫且不要離開；我心上便稍覺清醒一點。

（開張眼睛來，看了一眼，欲言不能，嗚咽著道）

樺 安娥呀！

（搥了安娥的手，慢慢的撫摩著自己的面孔，又拿鼻子親著手背；安娥含笑的看了他。樺西里聲氣微小，接述那苦情道）

樺 安娥呀！把我的心……碎得一塊一塊……

放了安娥的手，立了起來，在地中盤旋。安娥也立了起來，又坐到桌旁一張椅子上，拿背向了窗子，不敢把樺西里細看。樺西里看他這
個光景，又說道）

樺 你不要笑我……然而……你願意笑，你便笑。從此我曉得了，那愛情，是

人生最樂的事，不過是小說上說著罷了。我今天身受其苦，欲罷不能……你不要爲難。我決不肯學那一種俗態，把說話來侵犯你的耳朵，把頭來倒在你的懷裏……但我有一句話，不可不告訴你……

（趁著勢急言道）

樺

如果我不能得到你，我活着，便同受刑的一般……這如何能長久……

我不是一個小孩，我亦很知道天下很有像你這般的婦人；然我的魂，已經給你吸引了去，如同受了吸力的一般，叫我不能自主……我的心亂極了……我自己覺得，我也不要覺得！

（安娥不作聲，樺西里停了一停，又說道）

樺

從前你每天必上印字局去……我的苦狀，不可言喻。我逃去了，我想免

了這苦。……那裏曉得，一點也不中用……我方才曉得，這不是一時的幻想……乃一堅深不可拔的思潮……這叫做愛情？這就是地獄？

（安娥聽到這裏，不覺被樺西里感動到十分，便不知不覺道：）

安
樺西里……來……

（兩目直視着樺西里，一種溫婉的顏色，不能描寫。樺西里急急趨到他的旁邊，安娥立起來，把兩手捧了樺西里的頭，樺西里不知不覺的跪到在地上，安娥溫語道：）

安
我向來的樺西里！還照舊罷……如果你肯照舊，我情願把我償著你，你能許我麼……

（樺西里面孔抱在安娥手內，神色衰迷。）

安 我心愛的狂兒！

(安娥親下嘴來，樺西里仰著頭，滾將上去。四個眼睛，一動不動的對看。)

安 我心愛的狂兒……何故你不早說，可憐的樺西里！何故等到這久？

樺 你就決不會猜著麼？我的苦心，我的溫夢，終夜的縈繞着你，你竟能安睡麼？你竟一點都不知道？

安 何故你便如此的發瘋？

(樺西里好像好夢初醒的情狀，忽對安娥道：)

樺 果真是你！安娥！我瘋了麼？真的麼？真的何故你來得這麼遲，弄得我這麼苦。

安 樺西里！大凡幸樂來着，沒有什麼叫做遲不遲，你愁是麼？

樺 可以叫做遲。但是，已經是有了，只都是不相干的，還有什麼要緊？

安 我跪倒在地上的樺西里！你這得意的樣子，誰還信着竟是這般？

樺 我最親愛的！

安 像我們這般莊重的人物，也還這樣的親起嘴來！叫人看見，用什麼話來批評呢？

（樺西里定睛看著安娥道）

樺 我的幸樂！我的小小幸樂！

（忽然閉了眼睛，像要捉住他飛魂的樣子。外面響聲大了出來，樺西里全然不覺，口中喃喃道）

樺 | 魂要跑呀飛去了呀捉住了……我不願意叫他失了去！

(安娥已經聽見外面的響聲，便不耐煩起來，向樺西里道：)

安 | 樺西里！樺西里！

(又側著耳朵細聽。)

安 | 外面有什麼事？

(樺西里亦警覺著，揚揚道：)

樺 | 便是那罷工的人，今天他們聚會在各教堂裏，排齊了，再走回原處。現在想是預備著在那裏走了。

安 | 我竟不曾聽得這件事。我好久沒有一點新聞聽見。我們到窗前去看看。

(說罷，便要立起，樺西里哀求道：

樺 不要去……我這麼一點的幸福，不要叫他飛了去。

安 樺西里！讓我去看。

(立起身來。)

安 來呀！我求你了。

(樺西里還跪在那裏，似夢中找尋飛蝶一般的。)

樺 走了！飛了！

(街上唱歌的聲音，和著賊聲，沈鬱哀痛的送將來，愈來愈近，便覺脚步聲，隱隱嘈雜得了不得。

安 你聽見麼？

樺西里很快快的跳起來道：

樺唱什麼！我想出去對他們說，『散去罷！』

（便也到窗子前，與安娥一同立著。）

安樺西里！你看……好看得狠！……這許多百姓，極整肅的，慢慢向前走去。

我看他們，都懷挾著一片的誠心……看他們這麼沈靜的神氣，簡直同那旁處的人民，沒有曉得世界上有『惡兵』『惡王』的樣子，竟是一般……

……我的親愛的樺西里！我們的困苦，不曾白白的費去。我彷彿見那白日東昇了。樺西里！這是何等的快樂呀！

（樺西里不做聲，忽然狠急迫的道）

樺你不聽見那邊馬聲！

安 沒有的事……你瘋了。

樺 安娥！

（做了悲苦的樣子道）

樺 我不肯把你失去。

（便將兩手摟著安娥，安娥將口鼻熨貼在樺西里的頰上。）

安 沈靜些！你看那許多工人，在街上走，他們的神色，光彩得很。

（忽然大驚訝道）

安 真的！我也似乎聽見有旁的聲音……看……那裏……不是馬兵麼？

那左邊……

（樺西里隨著安娥所指的方向，張望著一張望，便急退了幾步，靠椅

子立住，斜着耳朵細聽；似乎很有意外變動的樣子。安娥是息心靜氣張望着，忽然大喊道：

安
馬兵裝了槍！

（少停一刻）

安
我們的人，不住的前進……聽呀！樺西里……他們還只管唱！他們一點不顧慮！他們不想躲避……樺西里！你不聽見麼？他們唱着向前進！不怕馬兵的槍！他們不住的向前進！

（此時覺得窗外的方場上，脚步的聲音，雖然整齊，然而拍撻拍撻的震響，夾著很沈鬱的歌聲，好像有千軍萬馬的行過。當著安娥的話剛要說完，便聽得那脚步聲，慢慢的低了下去；想是越走越遠開

了；惟有那歌唱的餘聲，却徐徐的激楚着。

安 他們要同旁處教堂裏出來的去聯結了。

樺 保管沒有事。一回兒他們自然整整齊齊的自己散將去。

安 樺西里！他們不住的唱。

（阿姨媽彎了背，走將進來，一蹶一仆的，走到窗前，張了臂膊，指著窗外，好像有說不出何種感情的樣子。）

阿！ 你們聽見麼？這是邵德樂常唱的那個歌。

（阿姨媽便向著窗外和唱，越唱越高，一面又說道：）

阿！ 這歌兒很好，是不是可憐他從前總不敢高聲的唱，恐怕給他父親聽見。

（安娥笑著道）

安！你看今天，今天滿街上潑灑搖天的唱。

（阿姨媽又篤嘴篤舌的和唱起來；那一種悲楚的音節，同窗外的歌聲應着。）

（阿唱）

我旆！我旆！

拂於宮座兮，

旗波蕩漾血色紅。

獨夫！獨夫！

殲以槍砲兮，

我脂我膏濺飛幢。

(安娥看着阿姨媽在那裏唱，使出了神，不知不覺，和著唱下去；樺西里也便和道：)

(阿安樺同唱)

吾聲哀兮，

塞吾悲兮大且闕；

吾心壯兮，

憫吾儔兮贈與讐。

吾聲哀兮吾心壯，

哀兮壯兮永無終。

(三人正與外面的歌聲，唱和得興高采烈；遠遠的忽聽一陣排槍，如

天崩地坼似的，將這可驚可慘的聲響，送將過來。樺西里馬上急急的將兩手抱住了他的腦袋；阿姨媽駭慌了，一蹶一仆的，奔出房門去，探看動靜；安娥與樺西里殭對如死。街上的歌聲頓止，續續的吶喊救命之聲又起。不多一刻，隱隱又是驚人動地的一陣排槍聲。樺西里涕泗交流，狂喊道：

樺
安娥！

安 我覺我現在是已經死了麼？

樺 我們……

（說又未了，外面的排槍，接連著又轟了數次。）

樺
安娥！

(安娥氣得不可開交，狂喊道：)

安 我們太遲緩了！我們應當加倍從事！

(樺西里悲不可仰。)

樺 你莫說了，你忍心還有工夫說？

(安娥見了樺西里這般模樣，只好溫存的寬慰他道：)

安 我的樺西里！

樺 我禁不住這個冷，你近我一點。

(安娥疾忙趨到樺西里的一邊，把兩隻手抱了他。)

樺 我的勇氣，把你奪去了。我……我……我……我不肯把你失去。

(少停一刻，樺西里又恨恨的道：)

樺 | 這場夢過去了！這場夢……過去了！……去了！

安 | 你還記得在臘丁街時節，有人常唱的短歌麼？

（安娥便唱著道）

安唱

我生短兮願難償；

我夢不成……

（安娥沒有唱完，阿姨媽苦得了不得，哭將進來。）

阿 | 何等的罪惡……何等的罪惡……方才把蘇沙抬了回來。他竟被槍刀

頭刺傷了。

樺 | 蘇沙？

(急得樺西里滿房跑跳，似瘋了一般。)

阿| 我的天呀！這可憐的蘇奶奶！且讓我去看看他再說。

(急忙的走了出去。)

安| 無處不是苦惱！

(樺西里發出一種瘋狂的聲音道：)

樺| 安娥！我們去罷。我們逃去罷！安娥……快快！

(忽然不做聲，一刻，又喊道：)

樺| 只要一點鐘！我只要一點鐘……忘了……這……一點鐘？還沒有呢！還沒有呢！

(忽然門鈴響了三聲。)

安 有人搖鈴，想是尋你。

樺 還沒有呢！還沒有呢！

安 阿姨媽上隔壁去了。有人叫門，樺西里！

（樺西里口中喃喃還是念着『還沒有呢』，便去開門。安娥仍舊走到窗子邊，去看外面的光景。樺西里靜悄悄的領了一個葛高進來，

他們兩人在門邊低聲的說話。）

葛 時候到了。輪着我們了。必須要……，必須要……

樺 必須要……。

葛 安放車子的那裏……你可以打聽得到麼？……現在滿街是血……死了多少人，現在還不知道……一準……後天……

樺 | (樺西里發一種悲慘的聲音應着道)
唯! 後天。唯! 後天。

(葛高驚惶的問道)

葛 | 怎麼?

樺 | 沒有什麼!

葛 | 樺西里! 怎麼?

樺 | 沒有什麼, 一準後天!

葛 | 園街同着宮街。

樺 | 我到園街。

葛 | 隨你的便, 東西全齊備了……我去了。

(便同樺西里握著手，竟自去了。樺西里靠了門，懶散的立著，如死了一般，好久不動；安娥趕緊上前問道：)

安| 什麼事？

樺| 沒有什麼……不要緊的一件事，

(安娥便把他扶到小榻上，同坐著，安娥很驚異的道：)

安| 樺西里！你爲何打戰？

(一面把手扶了樺西里的頭，樺西里靠在安娥身上，聲息甚弱的說道：)

樺| 讓我的頭，枕著你……

(安娥亦輕輕的答道：)

安 靜息一下子……樺西里睡一睡罷。

樺 一刻的工夫，

安 我搖著你睡罷……

樺 一刻的工夫就好……一刻的工夫就好！

安 忍住了罷！不要鬧了。不要作聲！

（兩人正情致纏綿到這個地步，此時房中的燈火，很覺得慘淡。霎時間簾幕下了下來，第二場完畢。）

第三場

佈景

(臺上裝起紳士人家的客廳。中間陳設著一張圓桌，桌上放著茶具糕餅酒壺，排列得整整齊齊。東邊靠壁是一座鏤花嵌大理石的矮櫃，櫃面有一點小小陳設，如花瓶燭几之類；還有一對三棱式的燭臺，每隻上插起潔白的三根魚膏燭條。廳的西南，放著半桌一張，也放著些可愛的玩具。五六張的錦墊椅子，大小式樣，各各不同，隨宜的安放著。東邊矮櫃的

左面，便是客廳的入口，那右面，便是通內室的小門。西南牆上，開著一排的窗子，恰恰沿著大街。

臺幕開起的時候，正是女主人白爾波，陪著女客戴宜娥，慕禮安，同他的姪女兒安娥，在那裏用著晚茶。

慕禮安三十二歲，身上穿著一套拜客的衣服。

慕 安娥！你到了這裏，想來已經好久？

（白爾波便插口問安娥道）

白 你到了不是十五天麼？

安 是的，差不多過了兩禮拜。那時光過去得真快。

慕 你喜歡此地麼？

白 他出門的時候很少，他成天在家裏。

安 此地自然很好，我這一回，却專門來看望我好姑媽的。

（戴宜娥約來二十歲的左右，也穿著出門的衣服，對安娥道：

戴 你的話很是，那外邊是真叫做毫無趣味。現在到處的人，全弄得恐慌起來……滿街是的兵。

（此時茶已喝完，白爾波便同戴慕兩人，同坐在大椅上。）

白 他是不願意出門……但是，前天他有朋友，從森彼得堡回來，他去看這朋友的病，他直到半夜方才回家，那天我好不放心，因為正是擾亂的時候……好可怕的事。

幕 那擾亂的景象，到現在這一點也沒有改變。

白 怎麼後來還有什麼許多事呢？

慕 警察到處搜查，有一點嫌疑的，便沒有不受累。

(白爾波驚道)

白 搜查！

(說罷，拿手按著他的頭。)

慕 我的鄉鄰，有一家，他便要同著他的孩子們，到外國去了。

白 到底有什麼事呢？

慕 他說，「一天這嚴查護照的章程不改，一天他不回俄國。」

白 真還是這種擾亂的樣子麼？

慕 這家的男人，是一個律師，據他說起，那光景，恐怕還要一天壞似一天。

白 我以為從前天這麼一鬧，以後人心自然定了；難道竟不是？

慕 我的白爾波夫人！傳說那官兵在城外殺著的人，流血成河。就是城裏有幾條街，大家連門都不敢開。

（白爾波與慕禮安正講得高興，戴宜娥早已立了起來，與安娥在那裏立談。）

安 從前我還在學堂裏上學的時候，我曾經到過此地來，看望我的姑媽一次。

戴 現在你不是還在森彼得堡讀書麼？

（安娥稍為遲疑著道：

安 是的。

戴 彷彿不多幾天前，我曾經在城裏遇見過你。

安 光景你看見一個同我相像的。

戴 學生的生活，是怎樣的快活。天天聽教習講著新學問。在一起相共，又有好多少的同學。這是我常常夢想的事。

安 既這麼著，何不實做呢。

(戴宜娥歎氣道)

戴 唉！因為著我們家中出了一件意外的事。

安 真的？

戴 我有一個兄弟，他是大學校的學生，因為牽連了革命黨，就充發到西伯利亞去了。從此我們弟兄姊妹就沒有了一個，再敢向我們父親開口，要到

那大學校去讀書。

(正說著，安娥是一時不好回答，戴宜娥亦就看一看窗子外面，撇開了上面的話，笑說道。)

戴 只麼好的風景。

安 唯……那是公園……那是戲園……

戴 這邊過去，就是園街，看那密接的燈火。但是，那街上還是暗淒淒的，如果我一個人，便不敢上那園街上去走。

(安戴二人，正評論著街上的風景，此時慕禮安在袋中取了一張印刷物出來，白爾波看見了，有點驚疑道。)

白 這是什麼？

幕 我在扶梯上檢得。我經過好幾家門口，全有這種紙，遺在地上，我便拾起一張……我不要將他帶回家去，恐怕給我丈夫見了，又嫌著我多事。然而我到底要看他一看。是說些什麼話。讓我現在把他看著，

白 定是革黨的什麼傳單。我亦要來看他一看。

（兩人正要把印刷物細細看著，忽聽見門外有人，把門輕輕的擊了幾下，問道）

口 太太在家麼？

（兩人急將印刷物藏起；早已有一四十來歲的貴婦人，走將進來；身上穿起一身華美的禮服，裝成很年輕的樣子，舉止輕飄，言語迅速，他的閨名，叫做南黛麗。）

南 | 請了各位怎樣的好法？

(白爾波因南黛麗沒有見過安娥，便介紹道：)

白 | 這是我姪女兒安娥，從森彼得堡來。

(南黛麗同安娥戴宜娥等，一一拉過了手，便自己坐著。白爾波送上一杯茶，放在他面前。)

南 | 我的好朋友！你們可想得到我剛纔遇見一件可笑的事？我丈夫做了警察長，我還給他們攔住了路，上來盤問……想來這些兵，站在街上，閒得難過，所以拿我來開頑笑……真叫做豈有此理，豈有此理……你們看我，像一個兇惡人的樣子麼？竟可以疑心做社會黨麼……他們同社會黨去為難，自然是為著公事……照這樣，恰就不能不教訓他們了……

教訓他們不來擾亂著旁人……他們問我要過路的護照，又問我有銀錢沒有。然而後來他們亦有些覺得。遇見了一個有來歷人了。我就慢慢的把我的來歷，告訴他們幾句……他們臉上的神色，頓時就改變了。起來一個年輕的兵官，慌忙跑上來，給我行禮，說了許多認錯的話……我亦不好意思……算了，終恕他們爲著公事罷了……竟鬧了這麼一個可笑的亂子……

（把一盃茶喝過了，又換一副聲口道）

南 白爾波！爲何你終不上我們那裏去？我很想你常來跑跑……過一回兒，我還要上戲園去。我想還早……所以我進來看著你們。

白 我丈夫，今晚他亦去戲園。

南 那麼，你不去麼？

白 我很少出門，因為我這一下子，常常頭痛，並且今晚是尋不到位子。我丈夫是他們的同寅約他去的。

南 今晚聽說非凡熱鬧，巡撫亦要來。

（正說著，白爾波的丈夫于方，年紀五十左右，身上穿了紳士赴戲園的燕尾禮服，頭髮刷得很光，鬍子粘得很起，從內室門裏走了出來。）

于 各位好！

（一一握過手。）

南 聽說你今天也上戲園？

于 我是去給扶樂做個面子。我們許多同寅，已經定了三間包廂……今晚想來中丞是一定格外有興會。

南 定然預備起一個歡賀的儀節來罷？

于 那自然咯，我們就去排起一個名妓陣。

南 誰！你們諸位……我想這些事，還不是他們年輕人的事麼？

（于方聽了，顯出不高興的樣子，搖頭道）

于 算了！不要提起年輕人罷。現在的年輕人，什麼好事也不做，全中了一種『歐風』的毒；聽著他們發起議論來，便叫人頭痛。

（重新得意道）

于 不管著他們，我們自己去排著馬陣。

安 爲什麼這樣的給起扶樂的面子來？

于 亦不過給中丞一點興會罷了。我們亦不要沒了他伺候中丞的一點功勞……中丞是我們俄維斯的一枝棟梁，沒有了他，世界還了得……沒有了他，不定那一天，連我們的位子，都可以被那社會黨虛無黨，鬧一個乾乾淨淨。

白 〔于方說到此地，便順手將酒壺提起，傾滿了一盃。〕
還是喝些茶罷。

于 不喝茶！

（隨手把酒喝乾。）

白 虧了中丞的隨機應變，要懲創的，槍死了。有可斃的，鎖拿了。從寬一點發

落的，便驅逐了。才讓我們得著點清氣吸吸……不然……這班少不更事的破落學生，還了得！

（安娥傍著戴宜娥坐在小桌邊，插口道）

安 再沒有比我們年輕人更冤枉的了。

（于方睜着眼睛，看了安娥一眼道）

于 這叫做咎有應得……你莫非也染著了這惡社會的流毒？你曉得麼？如果你不是我的內姪女兒……我連你都疑心着了。

（安娥止作不聽見，只管與戴宜娥一同看著畫冊。于方又放低了聲音，對著別人道）

于 真奇了！真是一種的傳染病。有好多很體面的人，也給這種妖氣迷惑着。

誠誠信信的同皇帝爲難，發什麼革命傳單，幹着種種糊塗的事情……

（說罷，又喝了一盃酒。）

白

不要喝點茶麼？

（于方生氣道）

于

不要！不要！我喜歡喝酒。

（索性自斟自酌，一面說，一面喝，喝一個不住。）

于

像中丞這麼一班緊要的人，關係很大，全靠他們保全了這個秩序。

慕

秩序！血還在那裏流一個不止哩。

于

什麼血？你們把這個叫做血麼？死了幾個討死的壞百姓……死了幾個

同牛馬這麼的工人……算得什麼！

于 慕 昨天那鐵路公司，同著銀行的辦事人，何嘗不是一同罷工呢？

但是，這班東西，全是一樣；他們懶得做事，所以罷了工，在滿街嚷，擾亂那安分守己的百姓……前天我因為頭一夜給一個同寅，去賀著洗禮，累得了不得，便有些兒頭暈。正要睡一下子，那街上偏偏喊殺一個不了；這班蠢東西，你想可惡不可惡。

（又把一盃酒一口喝乾了。白爾波很懇切的苦勸道）

白 你既然口渴，喝點茶兒，不比酒好麼？

于 呀！煩極了。終是什麼茶！茶我要喝的是酒。

白 但是你怎樣上戲園去呢？

于 人是個人，我亦是個人，為什麼旁人該歡樂，我就不該歡樂呢？

(遲疑道)

于 剛纔我說的什麼？

(停了一停)

于 想起來了！……我說那社會黨……這班人，專門在那裏胡說。什麼叫做人人平等，這不是笑話麼……一個國，沒有了我們官，你們想，那俄羅斯還成什麼樣子？沒有我們……

(又飲下一盃)

于 我愈說愈氣！

(將盃子在桌上頓著，南黛麗正色道)

南 我聽說，他們的聚會地方，常在墳山左近的地底下……好兇惡的怪事

西……應該每一個割他半斤血，預備給我們天皇爺爺去寫信。

于 他們豈但這樣就算麼？

南 還有什麼花頭呢？

于 多哩！人家告訴給我聽的很多，我亦不高興去細聽他。但是……

（正回過去對著安娥等做起手勢，想一想，要說下去，安娥立起來搶

說道）

安 姑爹還講政治麼？

于 不差！你有理！不要說這班沒趣的社會黨了。

（南黛麗取時辰表看着）

南 我們該去罷。

白 走這個門。

(下方同南黛麗都立了起來要走，白爾波指點南黛麗道)

南 你三個月，不上我們那裏去了。今天還是我先來，你覺得叫我難過麼？

(白爾波不及回答，南黛麗匆匆同衆人握手，走了出去，下方亦跟著

同走。安娥冷笑道)

安 一個很伶俐的人！你何不去看他我的姑媽！

白 算了他不來擾我，我就夠了。我很怕他，他竟可以到我們這裏來搜查。

安 此地？在紳士的家裏，他來尋什麼呢！怕他……

(慕禮安在袋中重新摸了那印刷物出來，向四面張望，白爾波也想起道)

白 我們忘了，給他們纏昏了，我們來讀。

（正將那印刷物攤開，又立起來，把門去鎖了，然後坐下觀看。安娥同

戴宜娥，亦一同圍在旁邊，先是慕禮安讀道：

傳單

『啓者：此次全城數十萬工人，同時罷工。足以表顯抵抗之誠意，亦爲

大革命之先聲。搢紳之士，盡與吾輩結合；官中百執事，亦皆棄其職守，列於軍中；學校駢駢之子，更皆自伍於工人之列；即彼立憲黨亦盡起而與官吏反對。俄政府之昏庸殘酷，當爲通國之所共知。派遣野蠻軍隊，虐殺工黨，騷擾婦孺，馬足踐之，長矛刺之，連銃駢殺之，手劍亂斫之。』

（慕禮安讀時，不覺口手並顫，聲音越讀越低。安娥不動聲色，靜靜的聽着。白爾波與戴宜娥，皆感動著，又悲又憤。慕禮安讀到『手劍亂

斫』等語，慘不能續；停了一停，方接讀道：

傳單

『此種殘慘，吾輩身親目擊。夫吾民不過靜肅哀歌，以呼籲於自號爲民之父母者。乃彼輩匪特不省其所由，輒發狂以威力從事，殲以如林之鎗，濺滿無膏之血。里巷無辜，盡遭誅屠。按名認冤，不勝册載。』

（讀到此處，又彼此縐著眉，憤恨的互相觀看了一回。慕禮安仍復頓聲接讀道：）

傳單

『嗚呼！種種凶殘之狀，誠非筆墨所能形容。此不獨俄民所受之而歎恨，抑亦爲全歐所聞之而代愧者也。吾輩稍有人心，謂能見而不憤，憤而不抗者，不獨俄國之開明無望，而世界之人道亦絕。是俄民之血，可任橫流，所謂自由公道，等等之名詞，皆爲欺人之誣言矣。』

傳單

〔慕禮安讀到此地，酸痛流淚，再不能讀。少停。白爾波接讀道〕

『故吾輩舍奮勇而前，更無生路。即各國之人，相與環觀，亦皆拭目我視，推誠我向。時乎時乎，至矣不再！自古廓清人道之障礙，皆從微火初燃，俄頃即成燎原，而後得自由世界之光明。』

〔白爾波是慈善人，經不起什麼感動，故讀了幾行，便嗚咽著，不能讀下。安娥就將一種悲痛的聲音，鼓著勇氣，一口氣讀完道〕

傳單

『由任意踐踏之奴隸，得爲自由保障之人民；由黑暗之時期，得成光明之世界；無他，止恃少數者從容就義，償此代價，遂購還衆生之幸福，其靦腆言之清暉。同志同志，其蹶起而前進乎！』

〔慕禮安不自知覺，大呼道〕

慕 我向何處招尋呢？那裏是那住址。

（翻看著那傳單。）

慕 那住址在那裏？

（衆人也不去理會他，面面相覷，一言不發，慕禮安忽向白爾波握手道）

慕 白爾波再見罷。戴宜娥！我們走了。

（大家都握著手，慕戴二人，便一同出門。白爾波送到門口，走回來，看著安娥，好久不作聲。慢慢的方才搖著頭，說道）

白 唉！恐怖的時代又到了。

安 我的親愛的姑媽！我想這也可以算做將見天日的時光。

(白爾波躊躇了一躊躇，悄悄向安娥道)

白 | 安娥 安娥 我告訴你……

安 | 什麼？
姑媽！

白 | 我告訴你……我想一定要告訴你……不忙……你曉得我藏著多少的
禁書麼？

(安娥驚喜已極，急問道)

安 | 在此地？在這家裏？

白 | 唯！在書櫃的中間。

安 | 烏！不怕姑爹知道麼？

白 | 書櫃是擺著做樣，他又從來不看書。但是，現在風聲這麼緊，我很有點兒

恐怕。

(安娥正要回答，忽女僕葛悌雅，著了一身純黑的衣服，進來告訴)

葛太太外面有一個商店女子，他要見你。

(白爾波驚訝道)

白 一個商店女子？

(葛悌雅出去招呼著商店女子歐洛嘉，走進門來，年紀甚輕，止有十

八歲，衣裝樸素，手中提著衣包一個)

歐 我來遲了，請太太恕我。

白 我並不會定購著什麼東西。

(歐洛嘉忸怩道)

歐 本應當是紫淑來的。

(白爾波更喫了一驚道)

白 他怎樣？

(歐洛嘉見安娥站在旁邊，吞吞吐吐的說不出來。)

白 有話不妨說。

歐 我是歐洛嘉。

(嘆氣道)

歐 紫淑是已經被拿了。

白 這還有天麼！

(好久不能作聲，過一回，又問道)

白 你是幫助他的麼？你年紀很輕，怎麼已經……

歐 我們應當趕早上前，因為那革命黨的性命，終究不長。他隨便要害著，就可以害著的。

白 你不是替他到這裏來取那紙件麼？……是不是？……

歐 不是！我是又拿了一包來。

（白爾波驚惶失措道）

白 我，我……怎能再……，不可憐我麼？現在警察，到處這麼的亂搜。

（歐洛嘉急著道）

歐 那麼！怎樣好呢？我們那裏，是更緊急略。還是你們這裏，到底要比旁處安穩些。

白 近來我慌得很。不定什麼時候，就許有人來搜查……我夜裏亦睡不著了。

歐 我亦不曉得怎樣才好。這一下子，爲難極了；許多的同黨，死的死了，跑的跑了……白爾波夫人呀！請你再給我們分著一點難處罷。

（白爾波躊躇了好久，接了他的包，放下了）

白 那有什麼法子呢！

（歐洛嘉便伸起手來，同白爾波握著，表顯一個心感的樣子，口中亦就不說那謝字。白爾波忽然又很緊念道：）

白 那麼，紫淑現在定然是在牢監裏受苦。

歐 我的白爾波夫人！你亦就不用去緊念著他罷……我想，亦沒有什麼刑

罰，可以叫我們……

（說到此處，說不出來，匆匆告別，便要出門，安娥趕快跑上去，同他緊緊的握一握手，顯出互相愛慕的情意，大家一言不發，點了一點頭，歐洛嘉便走了出去。白爾波跟手走到窗子前面，窺探着街上的動靜。安娥突然向前抱著白爾波的頭，親過面孔，做起小孩子的樣子道：）

安 我的親愛的姑媽！你老人家真算對得起大家了。

（白爾波笑道）

白 你瘋了。

（指着窗外道）

白 你看……這不是巡撫的車子，剛從園街走來麼？
安 何以這麼遲？

白 他專門是去跳舞一下子的……看麼！他下車了。
安 警察長跟着他麼？

白 看……大家爭着對他行禮。

安 我亦不嫌得罪他們，這許多民賊，真正討厭。

（轉過身去不要看，自言自語道）

安 這幾時，在此享了好多日的清閒福……唉！我見了這樣的一班……
我的勇氣，又鼓了起來……我們大事……

（白爾波驚道）

白 你們的大事

安 唯！姑媽！我們的大事……

白 你也是……，我本來……。

安 我們全是這樣……氣悶極了，連我們自己的人，都不敢輕易相信……

（側耳聽着道）

安 有人叫門，不知是誰？

（門鈴的響法，很像特別的樣子，白爾波驚道）

白 且讓我自己去看看。

（不多一刻進來道）

白 爲了你來的，安娥！是一個少年。

（安娥知是樺西里，便道）

安| 不必着驚，想是一個朋友……是一個同志，叫做樺西里。

（鈴聲又催着）

白| 安娥|安娥|小心些，我怕得很。我讓你們講話罷。

（說完了，便走進內室去了；安娥目送他姑媽，進了內室，便開門讓樺西里進來。樺西里面色如死灰，披一件斗篷，進了門四面看過一遍，立定了不動，亦不做聲，安娥驚駭道）

安| 樺西里|樺西里|是你麼？我本想明天上你那裏去。何故你今天冒着險走了來。我說去，我是必去。

（樺西里不成聲的說道）

樺 你用不着去了。

(安娥益發驚駭道)

安 何故[?]樺西里快告訴我!

(樺西里定睛直視道)

樺 我想……我更要見你一面。

安 你要去做什麼樺西里!

(安娥便料到就是去做那悲傷事件，頓時慌亂着，脫口而出道)

安 否……否……

(哀苦道)

安 樺西里你……你已經……

樺
必須……

(安娥淚落如珠，閉着眼睛問道)

安
必須？

樺
時候到了，『血鐘』該響！

(安娥越覺悲苦道)

安
血鐘……否否……呀！已死的血……否否否！

樺
我想那受壓制的，是一個全體；我便是全體的一隻手臂，應當成全了那

公道。我的勇氣，催我去做；我的勇氣，催我去做；他一定要我去做。

安
我的樺西里！我的樺西里！你這樣的早早兒便失了去。你肯這樣早早兒

便……？

樺| 安娥! 你會給我多少的愛情……但愛情是最危險的魔障。我曾經失過

了我自己的本心……今日我有勇氣能回復。我的心上很安靜。我的手必定不肯辜負了我。我想着死字，沒有一點害怕。

(安娥定睛看了他，要回答，喉嚨裏不能出聲。)

樺| 我的手，萬無一失。我希望你的，止要你在旁邊，我好似聽你的號令

(安娥立刻點頭道：)

安| 唯! 我一定陪你。

樺| 你瘋了……不是要你陪我……那一個東西，一回兒就從戲園出來，你

在窗子裏看著，一出來，你隨即放一盞燈到窗口，這是一個暗號，這就是我希望聽你的號令，亦就是我們末一次告別，連續著那無始無終的愛

情。我已經把那發暗號的朋友辭過了。因為這一刻的時光，我止願我們兩人連著做事。

（指著窗外道）

樺：我坐花園旁邊的凳上，半睡半醒，目不旁視的，看著這窗子。便如你立在我旁邊。我止求你看準了，發那號令。

（安娥聽了樺西里說話，呆立不動。聽到此處，重新悲苦起來。）

安：我發號令叫你死！我發號令叫你永遠離我這如何……這如何……這是我力量所不能！

（忽又想著了什麼事，問道）

安：那個人，一準過園街？倘使忽走宮街，只便如何？

樺| 那裏亦有一個朋友等著。

(安娥搶說道)

安| 如果他走那條路去了……我……我們就怎麼樣呢？我想，我們就離開了這城。我們跑到遠處去，吸著自由空氣。隨後再候機會，代我們的大事出力……每人活了一生，終亦應該有半年的好日子過。候那好日子享受够了，我們再回來。樺|西里|我說錯麼？

(兩人便彼此相視著，笑了一笑。樺|西里|忽然又把面孔變著道)

樺| 我今生又多了這一笑……那吸力真是殘酷……安娥！你真叫我死得好苦……『自由』終得同了明天的太陽，一同昇起。恨我就不能親見……我要去了……我雖然不能親見，我深信我擊著那『血鐘』在我

旁邊的人，沒有一個不醒……安娥！你終得見『自由的俄羅斯』！安娥！牢記了罷！

安！
否！否！樺西里……
（安娥的聲音，另換一種哀痛道）

樺！
我們永別，安娥！
（樺西里伸手待握）

（安娥向前去，要擁住樺西里的頭，樺西里將身一閃，推過了安娥的手，大踏步徑向門邊走去，口中一面說著道）

樺！
今天不肯再喪了我的勇氣。我們永別，我的親愛的安娥！
（安娥哭喊道）

安 否！否！時候還早……

樺 一個朋友在門口候著。

安 止要一刻，否！否！一刻！否！一刻！

（樺西里早已出門，回頭高聲說著四個字。）

樺 時候到了！

（樺西里從此就沈沈萬古。安娥欲想趕出門去，口中破聲的喊道：）

安 否！否！慢去！否！慢去！

（白爾波聽著，從內室出來，向安娥道：）

白 你那害病的朋友，現在如何？

（安娥毫不聽見，但見他姑媽走了出來，便呆住了眼淚，如同失了魂）

魄一般；突然向白爾波道：

安| 什麼？

(略停一停，又流著淚，喃喃道：)

安| 犧牲他的性命，爲著大事。性命他亦不過是一條。得了這個快樂，或者比
著性命還好。

白| 誰？

安| 我的姑媽！我現在說不出話。

(看他不知做了什麼才好，要向裏邊走，忽又縮住；口中不倫不類的
說道：)

安| 沒有什麼！沒有什麼！

(忽然走到窗口，向窗外看著。白爾波看他這個模樣，莫明其妙，只好也走到窗口閒看。)

安 | 看不見園街；亮光止在一邊，那邊很黑。

白 | 這花園向來沒有燈火。

安 | 那樹叢裏，向來沒有這樣黑。……戲園的旁邊亮極了！

(口中這麼回答，一個頭不住的東張西望，好像尋一樣東西似的。白爾波頭也不回，一心看着窗子外面。)

白 | 呀！車子動了。你看！都要在此地經過。

(安娥驚得面如死灰，魂靈出了竅，也來不及哭，一面急急尋他的東西，一面問道：)

安| 從此地經過？從此地經過？姑媽！你何以知道？

白| 車子都向著我們這邊。

(安娥飛一步，劃著一根火柴，把一隻燭臺上的三枝蠟條，不管手如何抖法，通通點起。點了，又悲不可仰，通通吹滅。正像發瘋似的。)

白| 警察長上車了。

(安娥又取一根火柴在手中。)

白| 呀！警察長的車先走。看麼！現在巡撫上車了，一班官又在那裏鞠躬了。

(此時窗外的車聲亂著；安娥鼓一段勇氣，馬上把火柴劃著，將三枝燭條，一連的傾刻點起；隨即送到窗口。說時遲，做時快，燭光剛到窗邊，立刻天崩地裂的一聲炸彈響，窗子震得粉碎。街中喧鬧的聲音，

宛如海岸決了口的一般。安娥滾倒在地，大哭道：

安樺西里！我的樺西里！

（炸彈發起的時候，白爾波也驚暈在椅上；少停窗外還亂著，白爾波醒了過來，立起來，看見安娥倒在地上亂哭，一隻燭臺，擲在旁邊。）

白安娥！你會做了什麼？

（急急去扶了他出來。）

白安娥！住了口。安娥安娥！

（安娥張開了眼睛，如睡方醒，四面看了一眼，低低對白爾波道：）

安唯！姑媽！你有理。

（把淚拭著。）

安| 唉！吾的淚，這麼蠢笨！

（悲苦道）

安| 唉！吾的淚，這麼蠢笨！

（恨恨道）

安| 吾的淚，這麼蠢笨！

（大喊道）

安| 血鐘響了……響了……我的同胞向前進！

（張手悲痛，狂喊道）

安| 血鐘響了！向前進！向前進！向前進！向前進！

（白爾波急得無可如何，要想上去止住他；那臺上的帳幕，便隨著很

激烈的『向前進』三字，下了下來；全劇告終）